每冊二角
上海漫画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SHANGHAI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38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213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封裏	底封裏	底封裏	普通	普通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¼頁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定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國外	三元五角	二元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 澳門作國外算

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編輯 上海漫畫社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第七期 每冊二角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上海漫畫 月刊

美麗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一枝美麗伴幽獨
華成煙公司出品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10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50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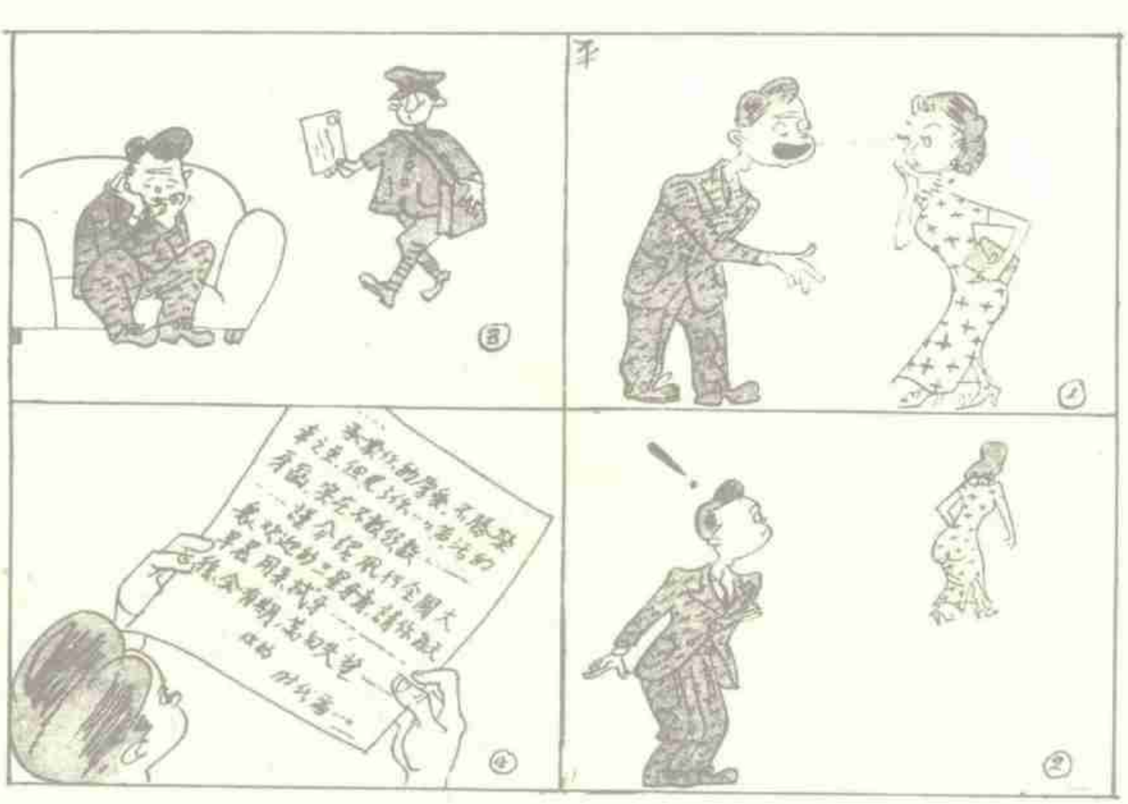
人造自來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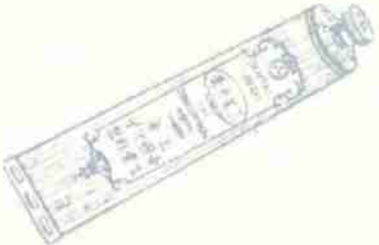
人造自來血　補血最靈驗
旣能旺血液　又可增胃力
體虧虛弱者　服之生精血
病後及產後　調服很有益
一切滋補品　效力莫能敵
銷行三十載　始終稱巨擘

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處分支店各大藥房均售

119





三星牙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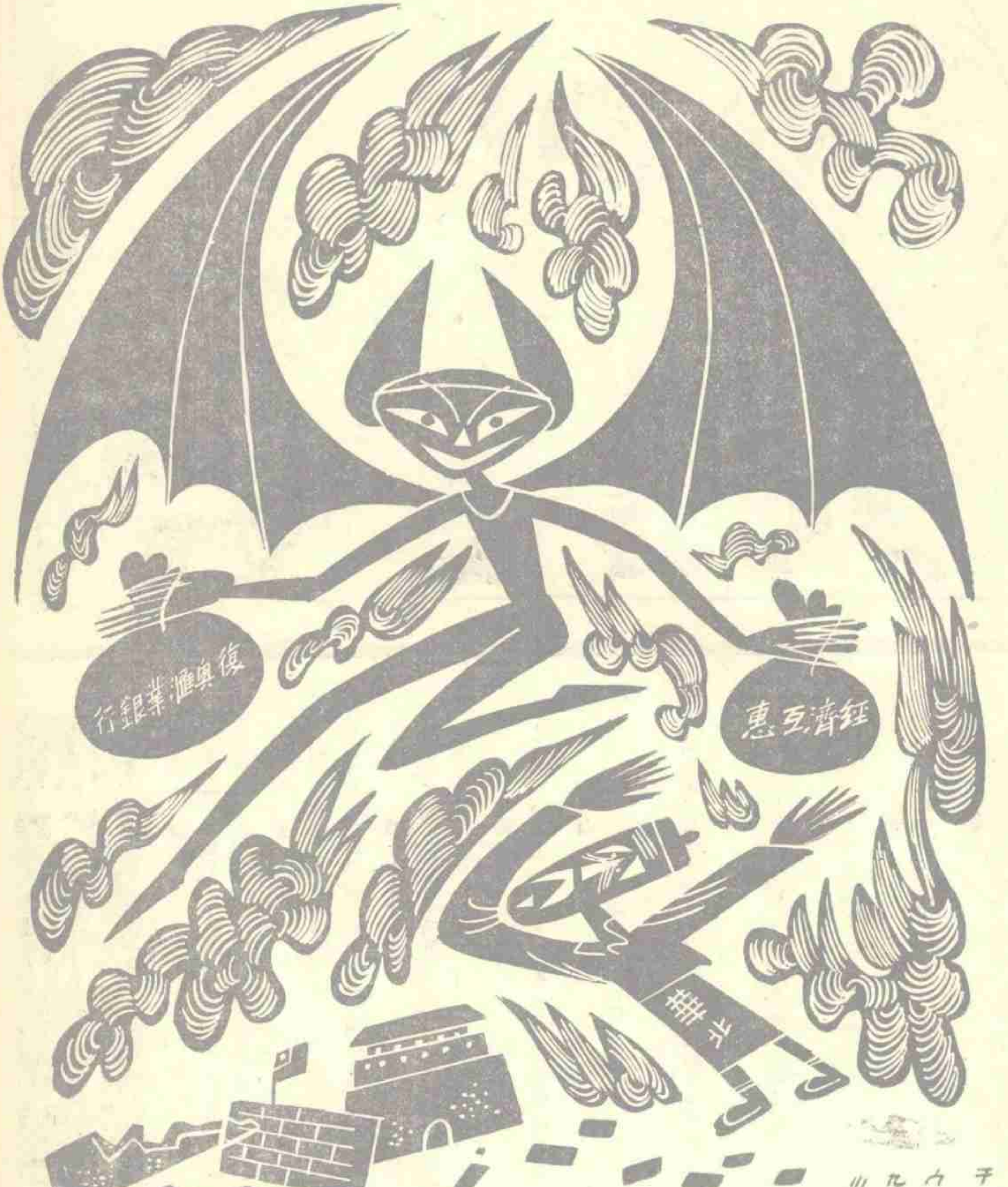
風行全國
大衆歡迎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上海漫畫 SHANGHAI SKETCH

第七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浮士德老人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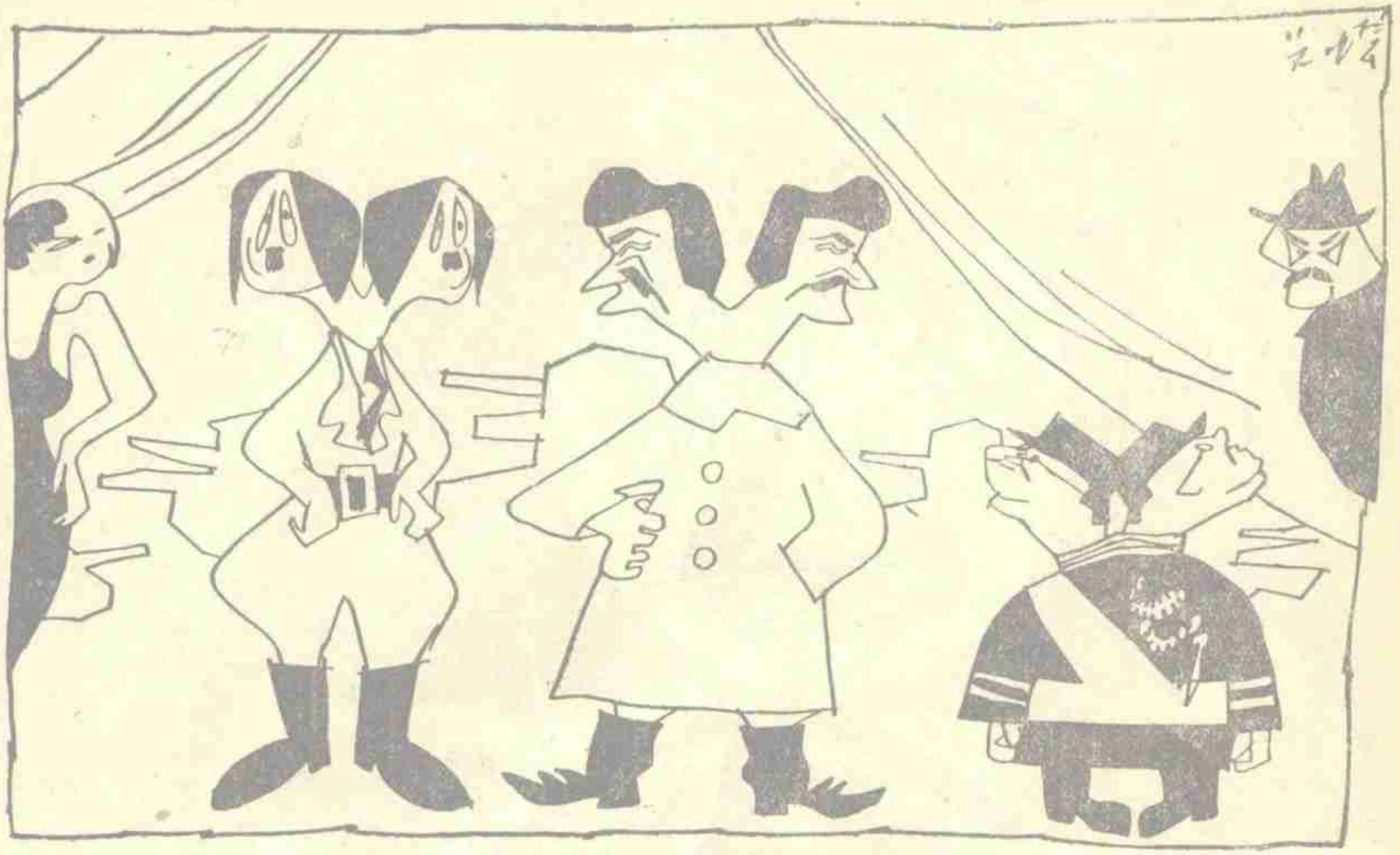
張光宇作

從前有位大詩人哥德 Goethe 寫過歌劇「浮士德 Faust」，內容是說：「天上有一位正直之神 Cherubin 和一位邪魔 Mephisto 因爲爭奪掌治塵世之權，便相約道：「如果邪魔能使老博士浮士德做出一點喪心病狂的事情，而背反着上帝，就算邪魔的勝利，而這個世界便雙手拱奉歸他統治，邪魔聽了高興，立卽搖身一變，趕快下凡，興風作浪，吞雲吐霧，做出一番烏烟瘴氣的事來！」

事到如今我們的華北老人是浮士德化了！古城的周圍充滿着腥風雨血般的氣雰，李思浩的使命是什麼？浮士德老人那裏懂得，不曉他是奉了何方的差遣？張大了他的羽翼，磨鍊他的爪牙，來替我們華北這些福因善果，還不知是來替邪魔散佈些番賀？

歐亞大陸的演出

艾中信作



漫話收音机

■平津日軍大演習，情形逼眞，佔民房，割稼禾，刈艸木，總算忙完了。宋哲元先生看了到也高興，故此特備羊糕美酒，大犒日軍。

■據說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這次赴任之唯一任命爲要說退蘇聯在遠東駐紮的二十四萬大軍，省得妨礙日本侵華政策與獨佔東亞的完成。

■莫索里尼近演說：「請英國無線電衆特別注意。地中海本爲一個海，而英國人則視爲一條道路。」

■冀察政會禁售「沫若文集」因內容涉及孟軻離婚及孔子吃飯問題。

■莫索里尼說：國聯讓他「壽終正寢」吧！

■川越與張羣第一次：請坐！再會！新訓令。至第七次：請坐！再會！新訓令。

■黃柳霜剛來上海說：「祖國可愛」要去了說：「忘不了好萊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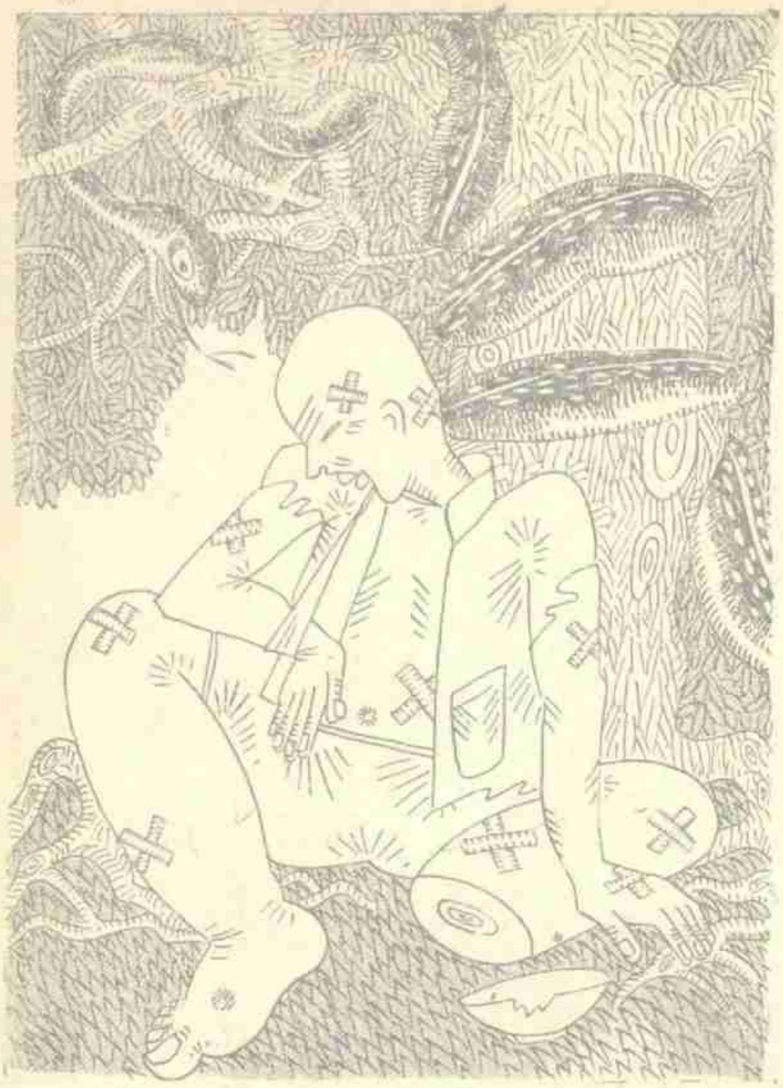
■希脫洛的副官赫斯說：「以槍砲代牛油」。

■奉命特赦的孝女施劍翹，據說是皮黃專家，所以一切都合戲情。

■我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黻臨別談外交說：「一國外交的運用，決非「ケ援」，「叩首」的方式所成功的。

■救濟賽金花已成了南北文人政客的雅舉。

鞏固骨防　許若明作



一身都是傷　許若明作

■中國有兩樁事是大家毋庸關心的，(一)外交從不公佈。(二)政治暗殺從不破案。

■要人名士死後，都來一個××教育組，××文化館，××學院等，所以中國的文化是會進步的，都靠他們死後極力的提倡呢。

■故都社會局，下令禁演「走麥城」「風波亭」兩劇。

■英王愛德華八世的女友辛博森夫人，在過去兩年內，英王曾每天以價值五鎊(合華幣八十餘元)的玫瑰花贈送。

■據日本帝國大學淺間山觀測所研究結果，該山最近又將發生噴火，且範圍很廣，淺間山正代表着他們野心的軍閥，為什麼又要噴火呢？一噴好當然範圍很廣哩。

■日記者叩許世英以國府對日本取提建議的態度，許答以人民不可欺者，未免答非所問。

■近來又發現一個幽默雜誌「談風」發刊的意旨據說是鑒於林語堂先生之主張幽默尚未成功，徒弟尚須努力的意旨，所以封面上印着林語堂先生的原稿，翻開來卷首插圖是「歡送」林先生去國的照片，背面又是林先生的手跡，又有林先生「與友人書」，另外「緣起」裏也有說不完的林先生，自然「編餘囈語」裏更非提到林先生不可了。

本期封面說明

魯迅與高爾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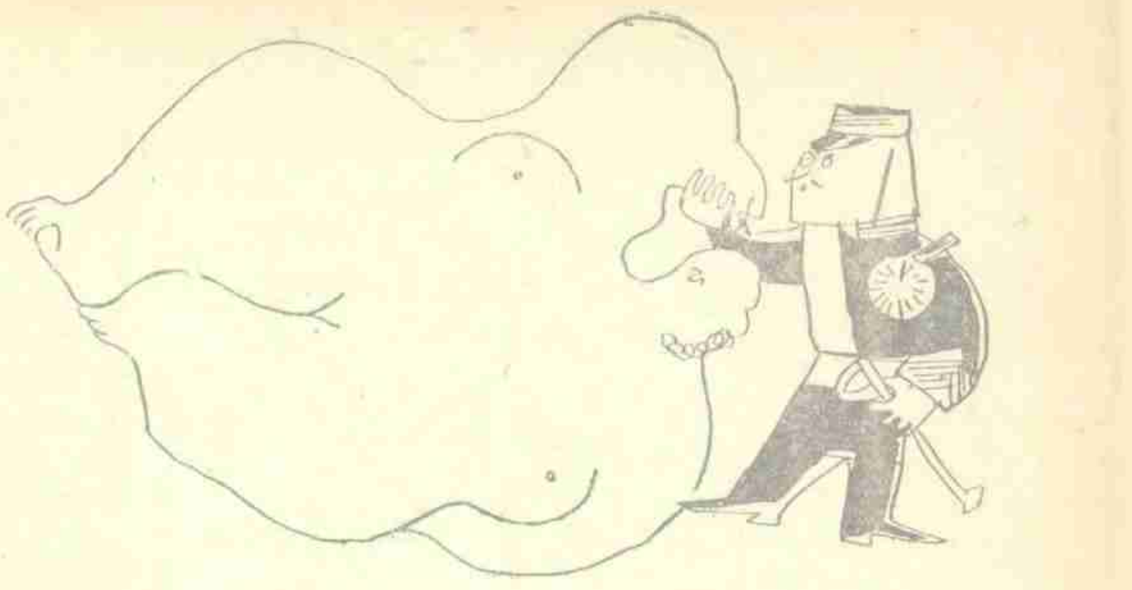
汪子美作

高爾基：辛苦下我剛割完了收穫來的，你怎麼還帶着鐵錘來了？那件工程如何？

魯迅：唉！連基礎還沒有打好呢！你不知道在我們那裏做這個建築多麼困難！我們的青年工匠是勇敢前進的，但是仍舊有一羣喝苦茶嗑瓜子，玩着蠅弄花眉的人，遊魂一樣地纏繞着大衆的足趾，使他們迷離彷徨，難以迅速前進。我吶喊了這許多年，竟就此聲嘶力盡了！

鱗爪集

曾迭



肉的引誘　　艾中信作

在這裏，簡直多是眼角裏括着的，忽然有些「靈機觸動」似的，就隨筆寫下來的；當然沒有整個的意義，一貫的思潮可尋。也不知是東鱗西爪，也不知還是一鱗一爪也。

有人說：「時局太那個，大人們不高與做公債，正可利用北地亢旱，秋麥不能下種，做些麵粉投機……棉紗……煤……甚至於太太所用的草紙，現在也不妨多買一些，一樣可以投機！」

因爲「財」是有錢人發的。只怕是沒錢；有錢，無論幹什麼投機，都不會不賺的。有了錢只怕「瘟」，「瘟」的例可不必舉古例，且以近事爲證：

（福州十月三十日電）胡文虎以閩省邇來各項建設，均極猛進；特函陳主席捐資三十餘萬元，爲建築全省各縣小學一百餘所之經費，省府已組文虎小學建築委員，負責辦理。

福建省的教育，跟福建人的財富恰成反比例；南洋華僑富商，閩人多於粵人，而福建省出來的高中畢業有許多要留一二級才可入學。這椿事應該設法糾正的原不是「瘟」事，但是大富翁化錢總有間接理由。

陳嘉庚爲了廈門大學，集美學校，化上三千餘萬，大家並沒有當做一椿比「褚民誼爲秀瓊拉馬車」的事來得邇遐皆知了現在胡文虎化上三十餘萬來辦小學敎育，豈不寃哉枉也。

但是話也得說回來，廈門大學等等所以不能「顯親揚名」的毛病，一無特殊田徑足球明星，二爲功課夠不上華東華北各大學的程度——總而言之，出錢的固不懂教育，辦學堂的也一定是「門檻不精」，此之謂「瘟」之另一理由。

能在各報上有電報，總算是「一錢不落空」了，究竟世界上有錢的把錢落在「空」裏很多很多。話說，天津市上的一件近事：

吳甚義，山東人，在常關後開設糞廠。有孔趙兩人前去購糞五十萬斤，言明每萬斤價五十五元，定期在某地交款。屆期吳身帶法幣四百餘元，至該處晤見孔趙兩人，正擬付戰，桌上放置法幣累累，方欲談糞款兩繳事宜，另一人則邀吳加入竹戰，結果吳將所帶法幣悉數輸去。孔等亦不再言糞的生意經。吳歸家後始悟係被翻戲黨所欺，連呼負負。

山東人以糞爲業，居然開廠，以爲大生意上門，假錢又便宜（糞價每萬斤五十五元的確便宜，每斤僅五厘半），終至於上當，把錢丟在「空」中，連糞也沒有看見。

然而僅「連呼負負」終還是開通的，想得穿的。最近往返上海寧波的新甯紹輪上，在上月二十八日由滬駛甬，一青年搭客投浦自殺，原因則是「浪費嬉戲」所致。第二天，新江天輪上，一妙齡女子蹈海自盡，遺下字條，上寫「我因失戀而自殺，薄命的王余絕筆」。

這兩椿平常的自殺，跟糞廠經理比較起來，後者自殺較前者尤爲「狗屁」，浪費，失戀而自殺固是自殺的常情，但是自己寫明這樣一個「丟臉」的理由，眞太丟臉了。

中國婦女總是彷彿是萬國公認爲「丟

主義與主義　　艾中信作

驗」的；民國成立了二十五年，最近山東省民政廳長李樹春還來一角公函，曰：

「查女子纏足，早經懸爲厲禁，復經主席制定取締婦女纏足辦法，對於二十歲以下之纏足女子，及男子與二十歲以下之纏足女子結婚者，均有嚴厲處罰之規定，業已通令佈告週知，并限自二十六年元旦起施行……況當素諗一般民衆對於政府頒布法令，往往視同具文，況痼蒂已之纏足惡習，更存觀望，是以輾轉經年，殊尠効果……倘至施行期內，而民衆仍沿舊習，故違政令，則處罰之罪，恐將不貸………」

從這一角公函裏，證明（一）纏足在山東省還相當普遍，（二）禁止纏足要待明年元旦起纔加嚴取締，（三）處罰纏足之罪，到了明年元旦之後，還是一個「恐將不貸」

省府方面之所以嚴而不兇者，則「素諗一般民衆對于政府頒布法令，往往視同具文」的苦衷所養成而已。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不脫阿Q時代（這就是新近歸天的魯迅先生所以成爲文壇巨星的原素，他看清楚了國人的緩進性格。）；所以上海第一特區法院傅推事有講解平劇三娠孩子的必要。有事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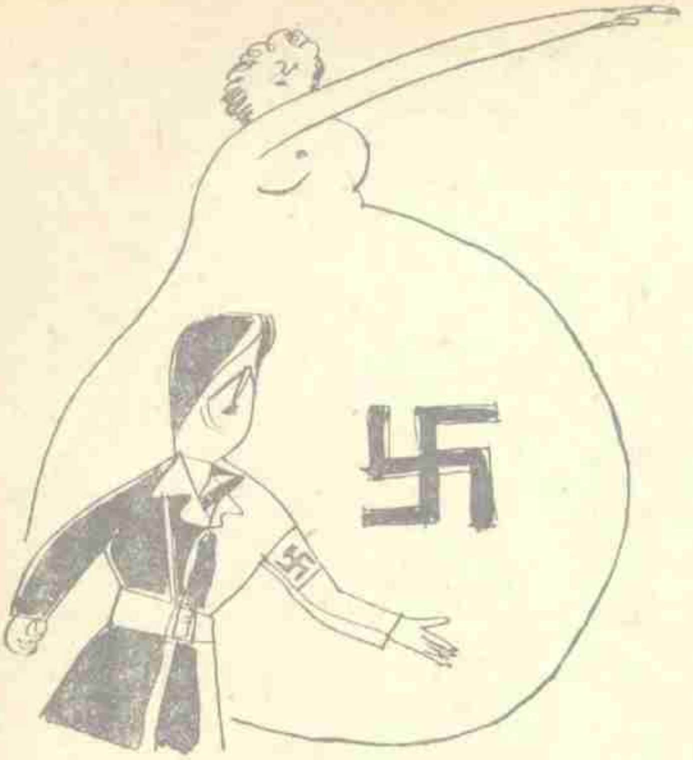
寧波人朱菜，妻方氏，生有子女六口。其第三子今已八歲，當該孩誕生後，曾由朱夫婦向星相家爲之推算命理，據術士云，該孩之命，異常惡劣，且復不利於父母，乃方氏竟聽信讕言，從此待對金立毫無愛惜之情，而金立自脫襁褓成童以來，亦極頑皮不堪，纔經嚴剔扑責，迄不少悛，日前又因過失觸怒其母，除受鞭楚外，兩頰則被方氏用香烟頭灼傷，該孩卽負痛而逃，徘徊途中，不敢言歸，爲華捕查見，詰悉原因，帶入捕房轉送醫院治療，並將朱方氏逮捕，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對該氏提起控訴，經傅琳推事提審之下，以被告手段過分殘苛，當予訓誡，謂「汝諒已觀過三娠教子一齣，爲人母者戮訓孩子，理應効法戲中之三娘，孩子有過失，如須扑責，亦祇可就手掌輕打兩下，要知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況汝子尙爲親生，更不忍凌虐，觀此孩方面大耳，容貌並不可憎，今汝若將其面灼傷，形成破相，則與彼將來不免種種影響，且從來凡有能爲之人，幼時大都頑皮，祇父母督敎有方，導入正軌，自然不會趨向下流。」

平劇中的劇情可以引用做「訓詁」的不計其數，經此一發明，做推事的大家可以來「効顰」一下。梅蘭芳的生意一定好，甚而至於讀法律的學生非看平戲不可。

「讀法律的學生根本就不會一定「進化」做推事的」有人就要這樣說。經他一提起，想起一位法科女學生做舞女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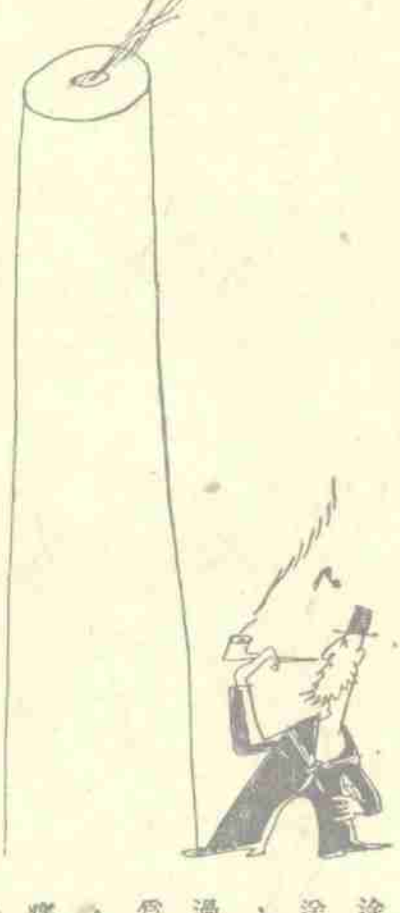
上海大部會舞場裏，六月裏新來了一位舞女，姓吳，據熟識底蘊者說是「法政學院」的學生，她自己也承認的。不到一二個月，她就以「大學生」的渾號而號召許多「瘟」客。

以「瘟」始，以「瘟」結；世上固多瘟事。許多朋友談話，從夜飯談起到天亮，大致有一個公式——從時局起……經過不少轉折……而歸根到女人身上，再推論下去，則談到「性」的種種了，恐怕有違「善良風化」，本集至此暫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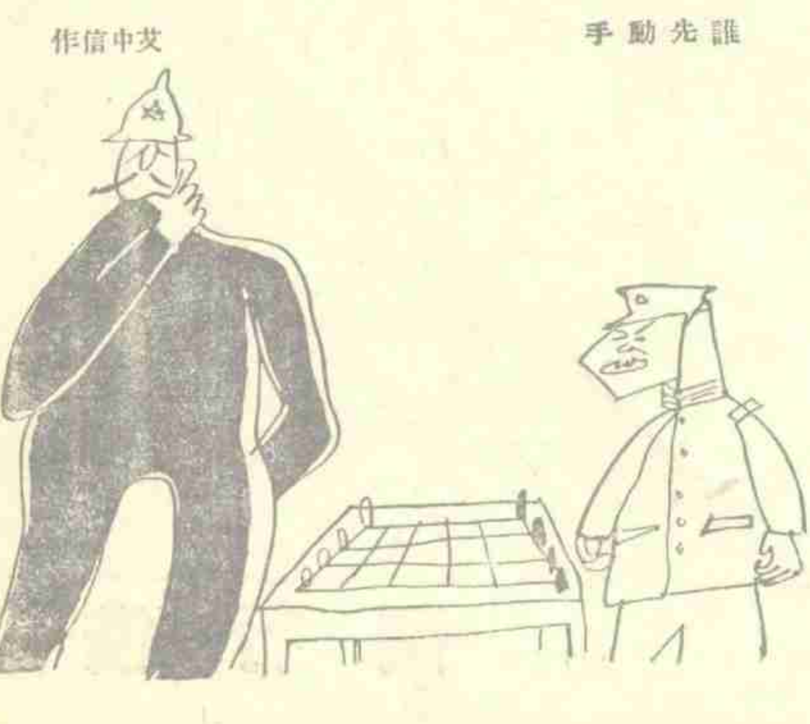
人口過剩下之大量生產

艾中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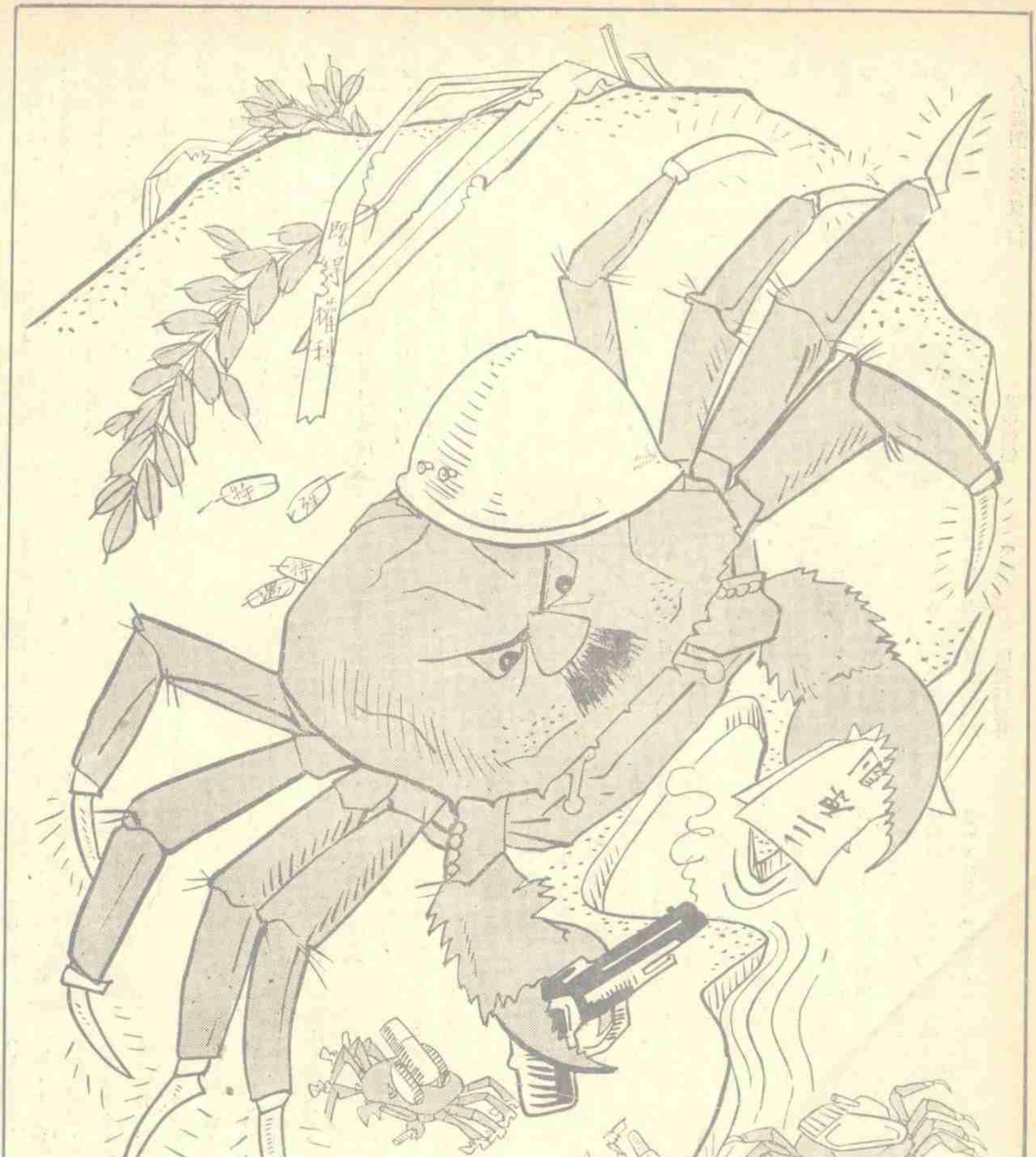
黃金國之軍備，將以天爲限

艾中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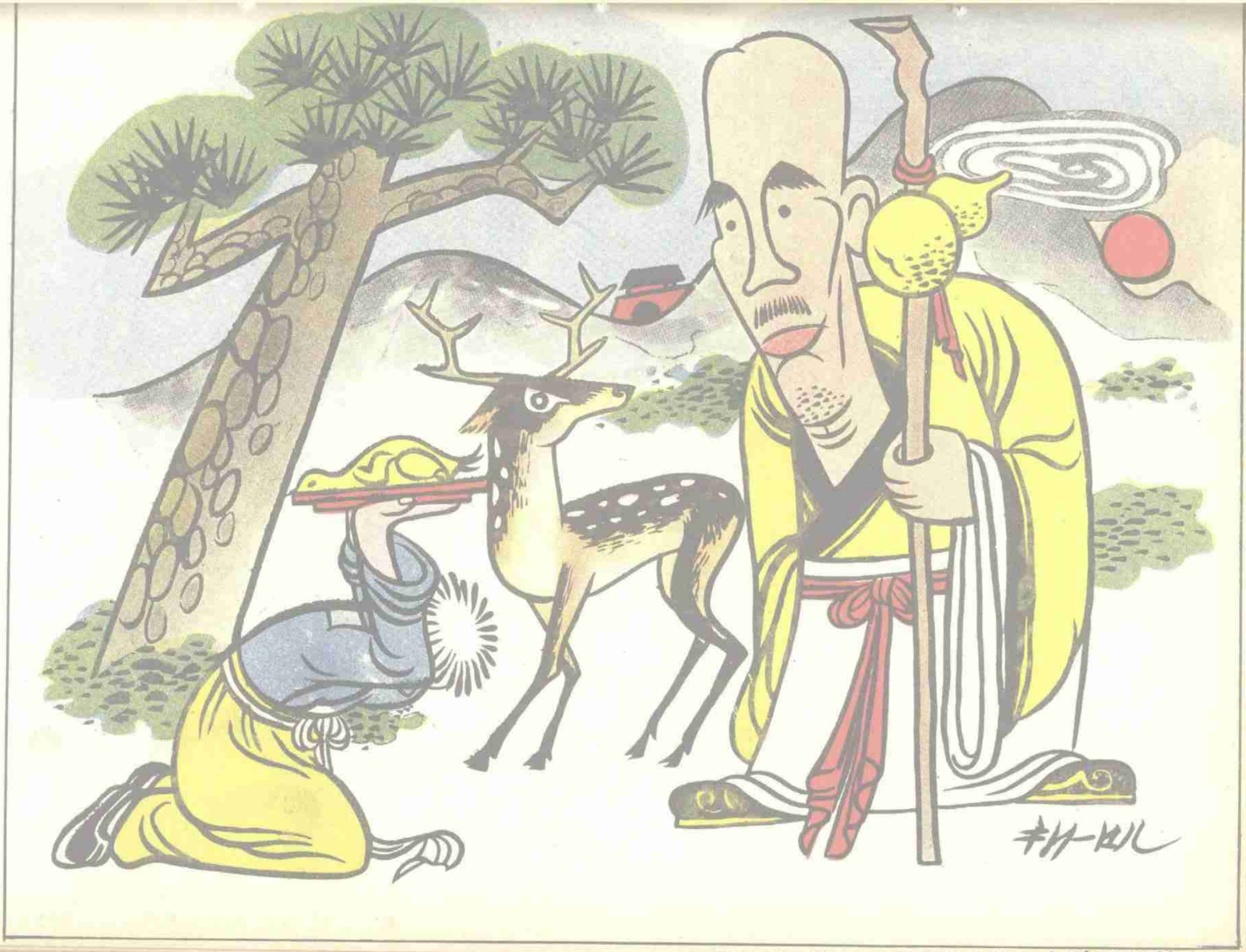
誰先動手

艾中信作



陳浩雄作

橫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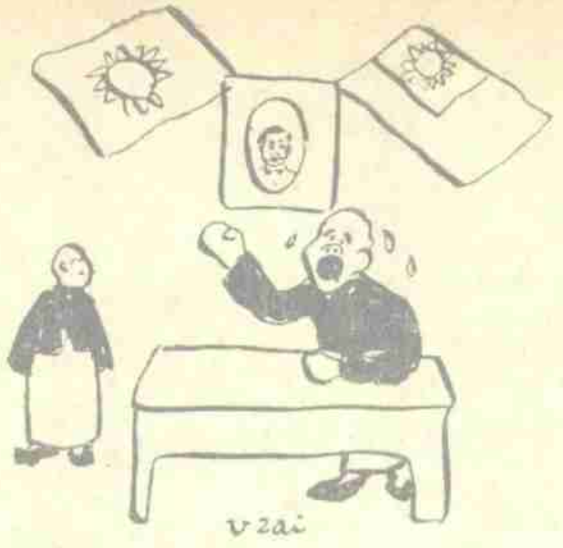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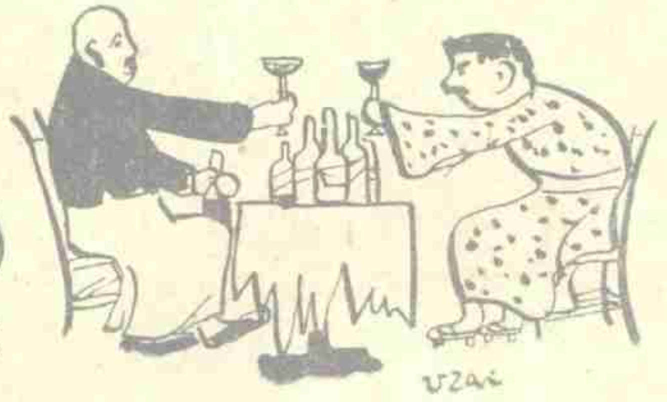
江棟良作

畫國畫

華北寫眞

田無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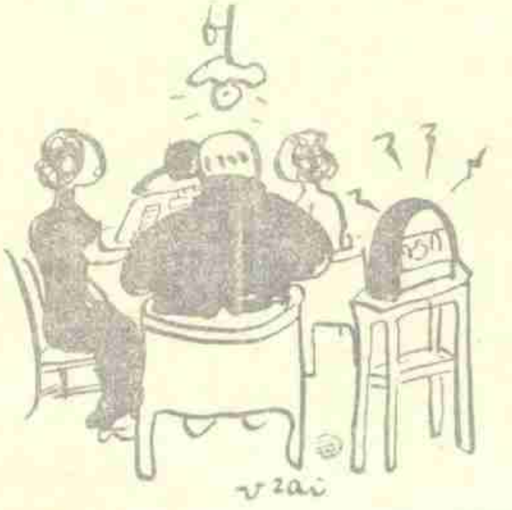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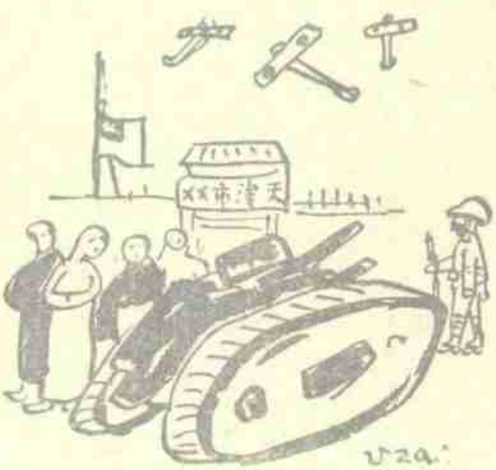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許若明

先修身而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古之名訓，烏可厥乎？欲治國，亟修其身；欲修身，必修其心，是乃爲治標莫若治本之方法，庶幾事半功倍。而今國難日深，凡我國民，必須努力修心，何樂而不爲之？孟夫子發明在先：「哀莫大於心死」，可知「千金可失，貴在人心」，言之確鑿是乃無疑。所以東北喪失，僅亦四省，然能心神若定，無動乎中，亦屬難能可貴，不失「沒心守默」古人之風度。故蘇妲己愛比干之心，蓋亦不無有因也。國之淪亡，實由於人心不古，致世道衰微，道德淪亡。苟欲「定國興邦」，愈見修心之必要，易言之，一年之計在於春，救亡之計在於心，「心卽是佛，佛卽是心」，故班禪築壇而誦經，向世界祈禱和平；際此存亡危急，「急來抱佛脚」，不是言之無理也。溯自九一八以來，連年侵略，然「君子不念舊惡」，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生死乃大敗，天下爲公，公理信賴國聯，故我國致力於國聯會之「非長」任理事也。然而「人之初，性本善」，森羅閻王「賞善罰惡」是乃最公。故我國宜睦善鄰，孝友邦，愛扶桑，實行勿違。彼亦聞華夏之國「樂善好施」「寬大爲懷」。所以原則爲三，條成廿一，協定五項，「有求必應」定予以結果圓滿。國稱君子，邦曰禮義，自多君子之風：「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樂爲之亦必衆矣。「厚人自薄謂之讓」，讓進山海關，讓過黃河，再讓長江，更讓××，旣讓且退，美其名曰慷慨。「融四歲，能讓梨」，吾輩君子，未必貽笑於乳嗅未乾之孩兒也！處處容忍，節節讓步，堆食解衣「讓不失禮」，禮，爲新生活運動之第一要義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之勇，不足道也。驍勇之將，不以力敵，當以智取。「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粗莽從事，勢必成敗，伯南陳公妄以抗×號召，致有今日之禍，所謂「自取滅亡」也。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識時務者俊傑」。姜子牙遇文王年已八十，未言晚矣。故萬事宜緩不宜急，如蝸行，如牛步，如龜爬。急則生變，變在不測，則危矣！大丈夫謹愼從事，當三思而行，「胆欲大，心欲小」，『身可危也，志不可奪』。在國事糾紛，失地千里，尙然鎭靜如「木乃伊」而不起抵抗者，頗非容易，眞欲浮一大白而擲筆三嘆矣！欲速則當然不易達，「驕者固必敗」，未聞「剛能克柔」之事。故臥「心」以「藏」胆，十年生聚，十年敎訓。甯以君子之心，寬小人之腹，何必斤斤較量「窮兇極惡」，失却君子風度？大人不記小人之過，乃是「寬小過，總大綱」之本意。論大丈夫應有龜態，龜，壽者之相，且有「能屈能伸」之技。見機而作，毋須直接交涉，雙方雖有衝突，然亦係誤會起事，幾經斡旋，必道歉了事，前途樂觀，事態不致擴大矣，望風而逃，不算好漢，故先言「撤退」，繼曰「調任後防」，再曰「沉着」應戰而欲「長期抵抗」也。「君子報仇三年」，來日方長，計劃十年，準備十年，『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生死未到壹

棺時期，尙不欲言犧牲，所以打考爾富，放風箏，踢毽子，釣美人魚，选多樂事。故有『生於患難，死於安樂』之提倡也。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登泰山而小天下，登廬山而能避暑；泰山可以觀日出，廬山可以望『北海』。此次『事件』，全係遊覽性質，不欲發表任何意見，『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多吃飯，少開口』，抑忘却『食不語，寢不言』耶？如欲宣傳演講，莫若安心讀書，曠課事小，禍國事大。讀書不忘救國，救國必須讀書，亦一舉兩得之事也。是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之說，膾炙人口矣。書中自有黃金屋，故未有不『仕而爲官』也。嗚呼！

由是觀之，修身修心實爲國人必要。際此民族生存，危如累卵。然而覆巢之下，『倘有完卵』。幸喜『吉人天相』，竟於此次亞林匹克會中榮獲『鴨蛋』。選手雖因體力不支，僅以一肩之差，慘告落選。然從此『蛋黃素』『蛋白質』，洵屬滋陰補陽之品，一俟體力充足，洗雪前恥，指日可卜矣。退一步言之，『精神勝利』惟我國所佔，况此次全係觀光性質，以資借鏡，非爲錦標而所參加也。撲之國人運動技術，以內工獨到，氣由丹田積聚，故『鎮靜』能貫澈始終，一鴻如注，堅而不舉，卽舉而亦不能持久，紀錄不過十秒三，烏溫斯如何傲視世界，甯非咄咄怪事？蠻夷之邦，徒知跑跳若犬馬，欲與國人之太極拳相比，非同日可語。蓋國人所川擅長國術，亦爲『性相近』之故。因能自由拳擊空氣，如臨『無人之境』，亦可『退避三舍』，『如痴如狂』萬夫莫敵，當然爲歐美人士所未見者也，神乎技矣！

『東亞病夫』之稱，乃指國人『精神不支』而言。若『精』神頹廢，何能『衞』國？頗有倦意。於是飄然赴歐，考察遊覽，已不欲顧問政治矣。故總理『精神不死』孫院長在焉。民族英雄之精神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發，殉國之精神，亟宜提倡也。入寇旣深，國難嚴重，故國慶雖祝，禮節從簡，各國兵艦來『賀』，盛情難却，『是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可保也』。所以國防之說應運而生，『無空防卽無國防』。空，空洞而無物也，卽，無國可防，故空而不防矣。華北之白麵紅丸，所以能風行，彼鑒於國人『鞠躬盡瘁』，藉以振足民族精神，庶可『盡忠』報國也。欲挽國運，當振精神而從事；國民尙未滅亡，友邦仍須『侵善』，『人善可欺，馬善可騎』，亦聖哲之言也。

所以，欲達救國目的，必須喚起民衆，『民爲國本』，古來君王無不愛民如子，君王乃天子也。天皇天子當然『替天行道』，侮辱天皇，違犯天條，『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國破家亡，家破人亡，人亡物在，東北依舊河山，『版圖變色』何傷大雅？要知『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故航空獎劵以飛機紛發傳單而號召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窮財盡，惟有『束手待斃』。然大丈夫視死如歸，毫無懼色。身雖臨危，談笑自若，故『喜怒不形於色』，應明『蠶絲不繼，亦有餘歎』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身修則家治而國亦興矣。

一個漫畫家的隨感錄

胡　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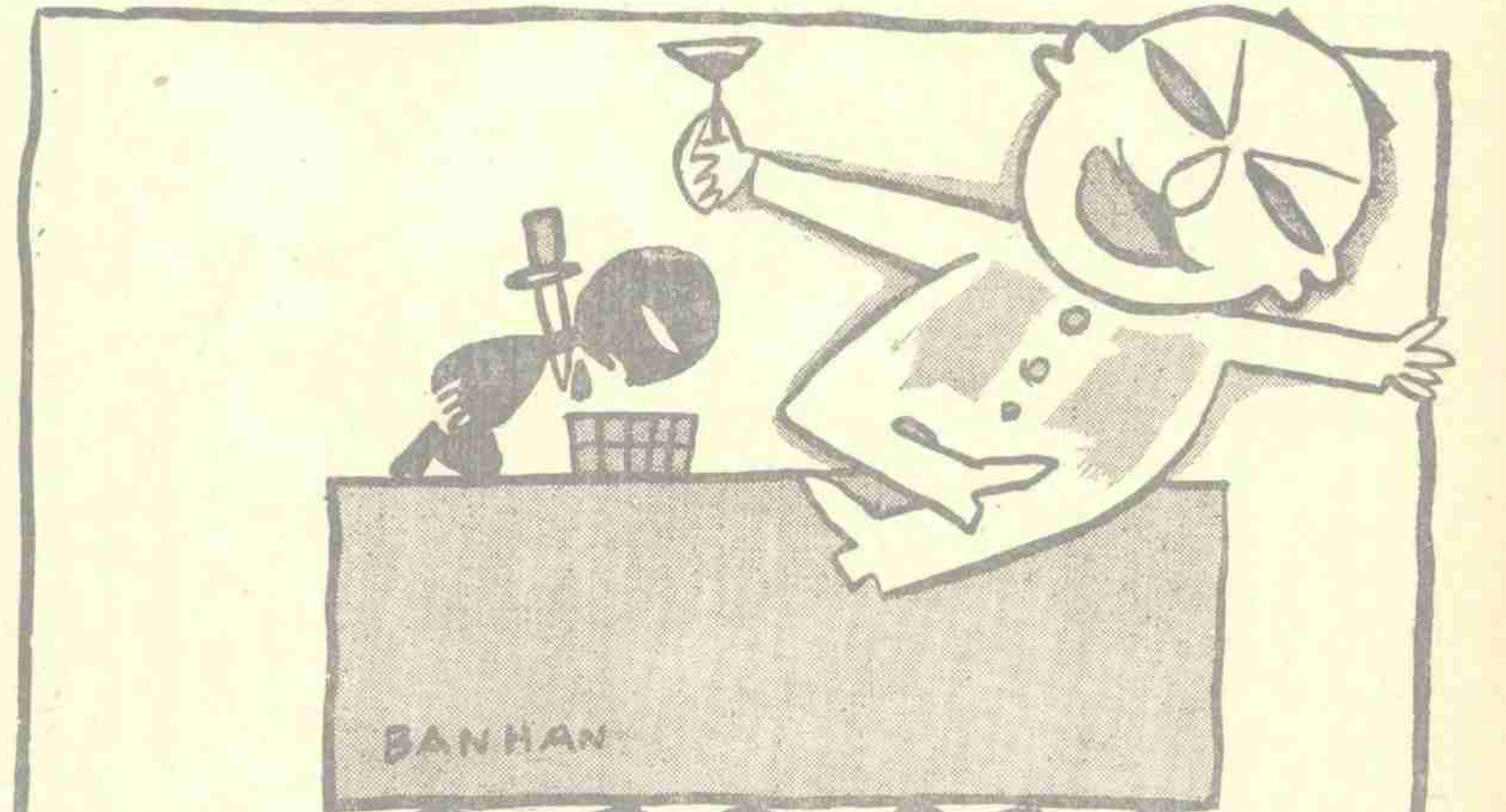
「死」

其實，一個人剛生出來就已準備好一個死，有生出來就有死去，這是必然的。然而死在世界上，尤其是現今的世界上，是不足爲奇的。

死有種種不同的死法：有的還不曾生出來就被他們的父母殺死了，這種死法我覺得最乾脆，因爲這類生命還沒有知覺，它不知道生出來的可喜，也不知道死去的悲哀，雖則這也是很殘酷的事情；有的是一出娘胎祇嗶啦嗶啦的哭了幾聲，就回老家去了，這種死在形式上似乎比上說的要痛苦些，不過也是很僥倖的；因爲，如果一長到要好的吃，要好的穿，看着人家吃好菓子的時候有些跑不開，這樣的死掉，那便痛苦多了，但，一個人的要死是沒法見挽救的，它隨時隨地都有死去的可能，隨時隨地都會莫明其妙，突然死去。譬如說：我們好好坐在屋子裏做些並不妨礙別人的自由的工作，說不定會突然投一顆炸彈來，把你炸得粉碎；我們好好端端的在馬路上走路，飛顆流彈在你的頭顱上，或遭人暗殺，把你送了終，這都是極平常的事，在現下生活着的人都有機會碰到這種危險，這樣死法是直接被人家害死，而且是出乎自己「意表之外」的死法，在心靈上，我覺爲這死法還不算十分痛苦，需知一個人的所以要活着，而不肯輕易把自己死去，這其間有二種作用。一是：感覺到死的可怕，因爲死是不可嘗使的事情，我們總以爲死會使得我們的肉體遭受到很大的苦楚，眞像生病作嘔時一樣的，連振作一下的精力都喪失了，這一個觀念也是很對的；記得有一次碰見一個曾經吃過二錢生鴉片的朋友說：自殺並不是出路，這是最痛苦沒有的事情，整個世界在自己眼睛旋轉着，在這種時候每個自殺的人都生懊悔，覺到自殺並不比活着舒適多少，這是一段事實，足證死這樣東西，確乎是人人害怕的事情；二是：感覺到未來的可喜，一個人往往有一種觀念，當在思索着的時候，或爲一樁困難的事情逼迫着的時候，總以爲自己過去的生活比現在的好，未來的生活也比現在的好，但是現在的生活好像是生命中最壞的一個段階，於是他想開了，他想到未來的生活的樂觀，想到未來的事業的偉大，有時竟至會想到討一個有錢的老婆，或是打中彩票上去，好在思想是沒有管束的東西，儘可以由自已推開去，所以有很多人雖在很困難的過着活，可是始終，不曾去實行自殺。

然而也有人因着環境的迫害，他的全部思想被目前的痛苦占據着，而終於自殺的，那麼這種死法應該是很痛苦的了。可是不然，記得有一時期，我們時常在報章上看見自殺的消息，而且他們的自殺方法也採取了一種流行性，在跳海自殺的空氣風行的時候，天天都看見跳海自殺的消息，有一時大家發明了跳樓自殺，於是接連着有好幾個都摹仿這個辦法，這一層眞使我有些摸不着頭腦了。

死的法門是很多的，有病的死，有死於非命的，現在且讓我來說出一種最覺痛苦的死法來。我的所謂最覺痛苦的死法，是直接受人命令的死，比如在前清時，往往有些仁義道德的篤實君子，因爲自己的千金小姐做了不端之事，敗壞門風，於是命令她去死，這種死通常總是一把剪刀一根繩，由她自己覓死，這種之謂「賜死」，於是這位千金小姐就只得忍氣吞聲把自己死掉，雖則她是極不願意的。可是在現今的世界裏也有這一類賜死的辦法，這不禁使我愕然了，最近聽說有一種國家因爲要藉口侵略人家，竟至於找一個適當的人也命令他去死掉，當然其死的方法與那時有些不同，不過其死則一也。爲了要侵略比自己儒弱的人，爲了要完成一種殺人的具體工作，不惜把一個不願意死的人叫他死，這似乎有些不大文明吧!?



只要一齊抬起頭來！　　廖冰兄作

賣爛膏藥　勿貼勿爛，一貼就爛，越貼越爛！

陳涓隱作

「魯迅先生的死」　××　××　××

我不想在這裏說，魯迅先生是生什麼病死的，或是關於先生的死對於文化界有若干重大的影響。我所要說的是關於魯迅先生死後的一些普通的見聞：這是很有趣的事，因為各人對於他的死都有不同的感想，我相信如果把人各所有的感想彙集起來，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一看到報上載着魯先生的死耗，大家都有些驚異，好像魯先生還不該死去似的，好幾個腦袋都擠緊着爭看這個消息。他們都歎着氣，批評着魯先生的為人，有的還做出來，感到人生的空虛的表情，但，我可以担保所有這些都是好意的。

「真可惜，五十六歲就死掉了。」

「不過也算不錯了，報紙上登得這麼大——很出風頭。」

「這是應當的，像他這樣的地位，這些算得什麼？」

「不過他沒有章太炎死得神氣，章太炎死了，還國葬呢！」

「這不管國葬不國葬，章太炎怎麼好更魯迅比呢！」

「什麼話？章太炎還不能更魯迅比？章太炎是一代國學大師，老實說章太炎一死我們中國今後就不會再有學問好的人了，魯迅算什麼？他不過寫寫小說，他的小說我也看過，也不見怎麼大不了，我看還不及七俠五義來得有趣……」

「你真是不懂，把魯迅更章太炎，又把魯迅的小說更七俠五義，你們沒有把魯迅跟你自已比，真是，章太炎這種人，在現在這種世界簡直是廢物，多餘的，他在幹些什麼，在坟墓掮骨頭。」

「哈，你自己不懂還說我不懂，我先問你，既然魯迅這樣了不起，為什麼章太炎倒國葬，魯迅確沒有呢？」

「你別老是國葬不國葬好不好？國葬對於學問有什麼關係呢？」

「那不能這樣子說，要是章太炎沒有學問怎麼會國葬，你死了會不會給你國葬，哼？」

隔一天又在報紙上看見了哀悼魯迅先生的文章，那裏寫着：「魯迅先生死了！一萬餘的羣衆，瞻仰他的遺骸，六七千的羣衆，送他的葬……」於是我又在這裏聽到一些關於魯先生的話

「一萬多去看他的死人臉孔？」

「哼！大驚小怪，這有什麼希奇，以前阮玲玉死的時候好幾萬人去看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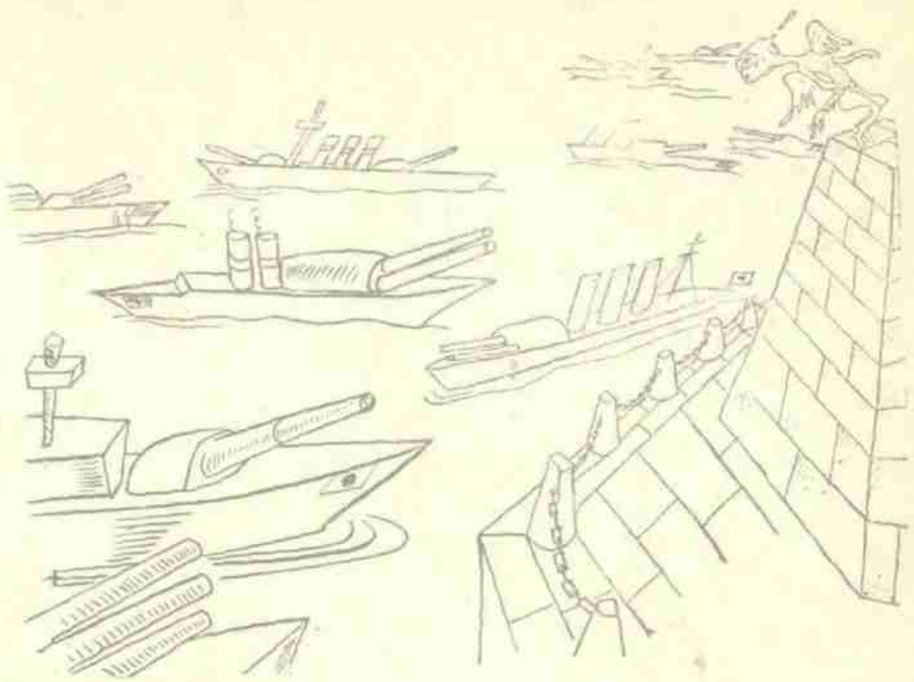
「那麼魯迅還不及阮玲玉的風頭來得健，真奇怪一個文學家還不及一個電影明星。」

「不過真奇怪，上趟阮玲玉死的時候，新聞報上天天登她的死人消息，現在魯迅死了，新聞報反而連消息都不大有，這是什麼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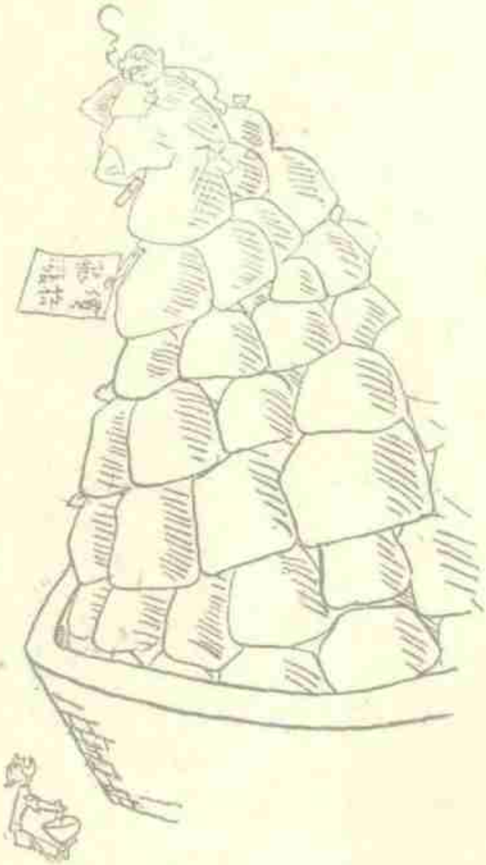
「…………」

上面這些對話是我在魯迅先生死後所聽到的，對於這些話，我不敢加上評語或註脚，我只能從事實裏把它擬演在紙上，讓讀者們自己去體會，現今目前的文化水準。

不安狀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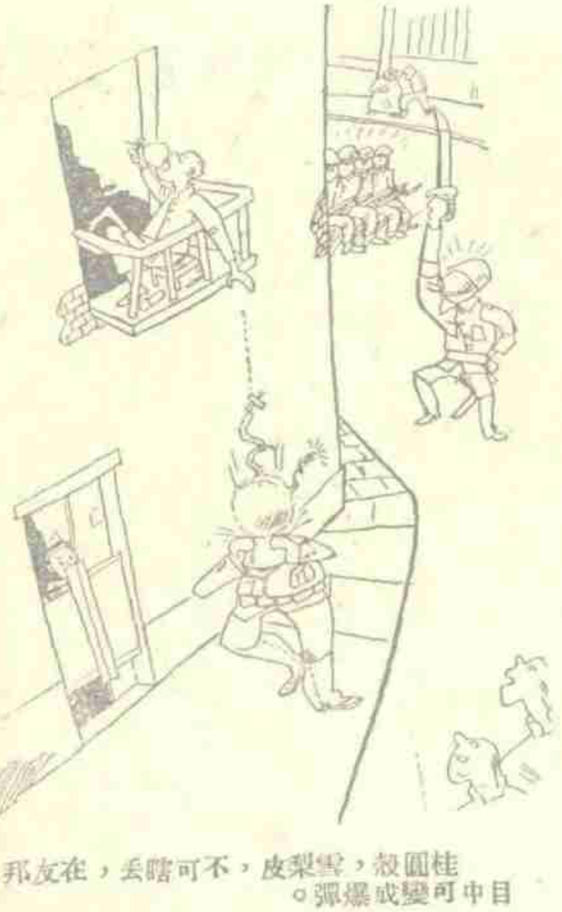
黃浦江頭暫作萬國軍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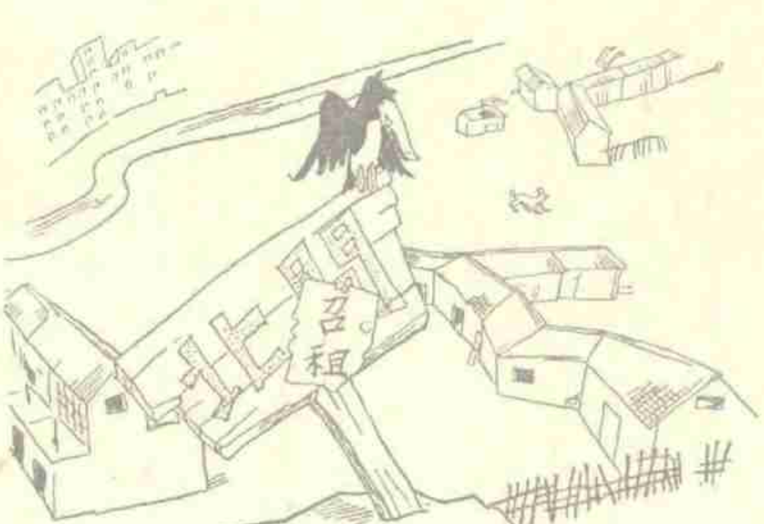
謠言衆多各物高漲，雖是豐年，仍吃貴米。

安樂窩的十里洋場，自經一二八的飛機，大砲鍛鍊之後，面目全非；這是永遠遺留給市民的瘡傷。次此又因細故，造成恐怖狀態，欲藉此威嚇手段，重演舊戲。一九三六年，本爲預言者目爲世界大戰開始之年。現在怒目睜眼的戰神，正在指揮他的信徒，竭力揭開大戰之序幕；近日上海所表演的動態，只揭動序幕之一角啊。

局勢緊張，晚報銷路大增。



桂圓殼，雪梨皮，不可瞎丟，在友邦目中可變成爆彈。



十室九空。

撲蟲記

瑜子

實在的，在白天裏，那些擾攘的人籟和嘈雜的車聲叫我腦昏了，所以寫稿不得不在涼靜的夜裏。

書桌上的油燈燃着周圍的寂寞，只聽得鋼筆在稿紙上發出沙沙的音響——我於是沉入文藝的深淵了。

今晚該是倒霉吧，來了一羣不知名的小蟲子，爬來爬去，雖不咬人，亦討厭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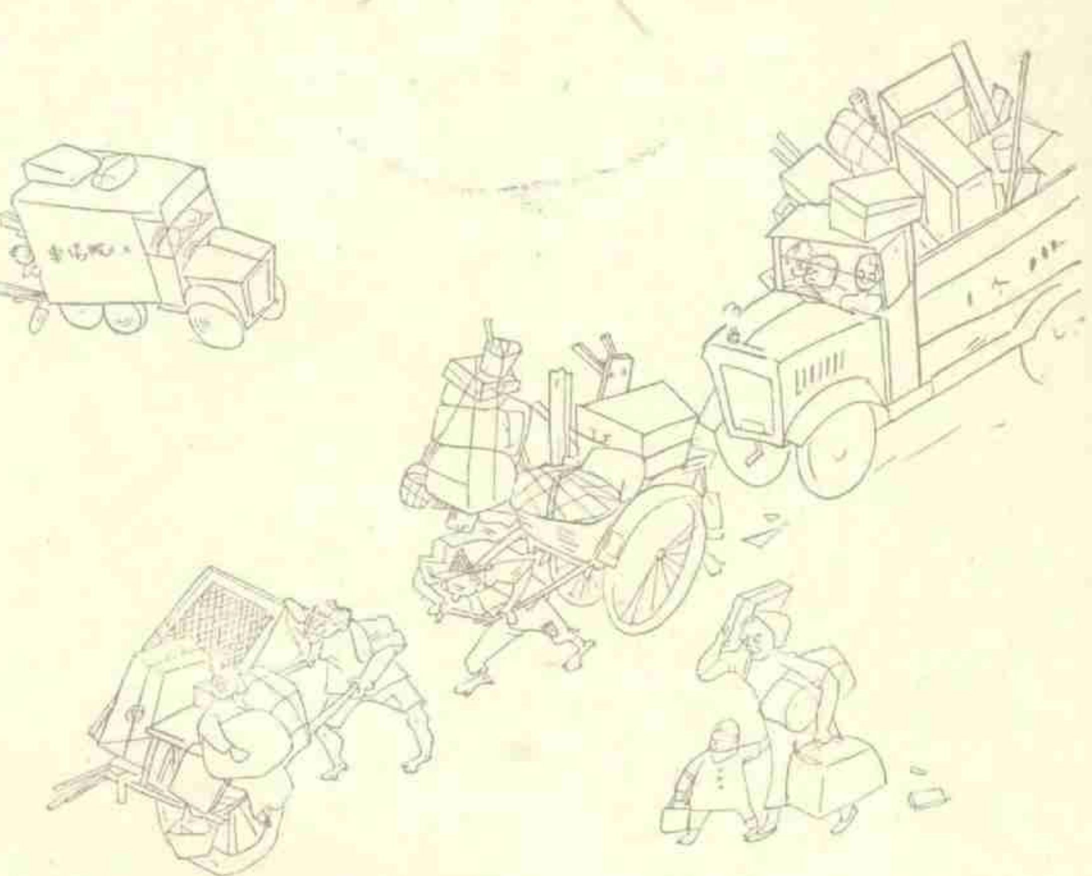
這蟲子起初只有數隻在窗檻上；間或傍油燈環飛，或落在稿紙上。俄越來越多，咳！殺死一隻好像加了十隻似的，到後來，竟弄得滿牀滿桌都是一隊一隊的小東西，如大戰時之行軍，漸漸地佔領了我的稿紙的面積了。我忙着趕殺，以期肅清我的最小一個範圍。豈料這些小戰士分外勇敢，前仆後繼的衝了過來；有的竟大着胆子爬到我的手上來，幹那所謂擊期鼛鼓的勾當。我簡直有些不耐煩，而且也無法走筆了。然而難道我就任憑這些小蟲子得寸進尺的爲難到底嗎？我就不能下一回毒手把他們全部撲滅嗎？我不信我懦弱無用竟至於此。在人與人之間，我當不得一個英雄；但在蟲子之間是力足以勝任一個暴君的。於是我下了恨心，來一次大屠殺——我紮成一條大火把，將它們實行焚化了。不一會兒，倒燒得乾乾淨淨？

待我關好窗子，再坐到我坐慣的書桌前時，不禁失笑了起來，哈哈，人和蟲交戰，人到底是獲到最後的勝利的。蟲子在我火把政策之下，當然要喪失了它們生存於宇宙間的權利的。我很快樂，我不像佛教徒們殺了生就來懺悔；其實，他們不也是天天在殺生嗎？吃素就算不殺生了嗎？不，蔬菜也是一種生物，它們也有生活機能，同樣的，也有生命要素的血，只是顏色和形狀的不同罷了。不殺生云者，是虛僞，是騙人的？——我伏在書桌上揣思，腦子甚然糊混。但我終竟勝利了。這當然，因爲我是人，我有權利在自己的房間內處置一切我以外的小生命。然而這個房間果真是我的嗎？我的房間——這宇宙之一角的空間，憑什麼算是我的呢？小蟲子誤入了我所佔有了的房間，所以遭了我的屠殺，這是宇宙間的律例嗎？我忽然明白了：因爲我比小蟲子強，所以我有權力屬於這一個房間的空間。但這房間并不是我的；這只可以說有強者的。不過目前小蟲子算比我弱，應該讓我稱霸一時。若後有更強的，隨時都可以叫我滾蛋，來這房間代以主人翁。優勝劣敗，弱者當受淘汰。所以目前強者的我，只好以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口吻，罵這些小蟲子爲「野蠻」讓它們滅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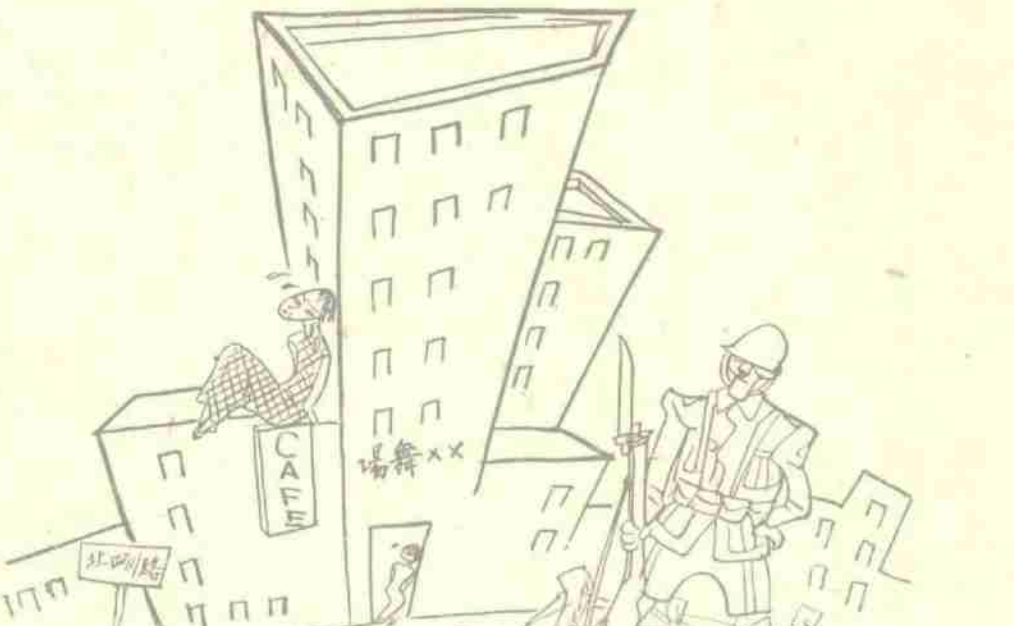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八，八夜撲虫後記。

的上海

陳浩雄作



他們的全部財產搬入安全地帶。



神祕之街變爲荒涼地帶。

悼「我的ＸＸ」魯迅先生

聞箏

「一個千錘百鍊人，
不爲仇讎不爲恩！
素志未酬心良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相見恨晚　憲七作

當十年前淒涼地離開了碧雲寺。我並不以爲哲人的逝世是可感傷的。還能忍着大量的悲哀；用大量的勇氣裹着自己在怒潮中沈浮飄泊着。在那時，我還有揚鞭策馬入中原的雄心；並且還覺得必有我師；後生可畏。又過幾年，竟會再來一個極勉強的悲劇，不自然地硬把一個哲人，使他短促了生命。雖然也曾哀傷，但我還記得：『××尚未成功！××仍須努力！』一兩個哲人，必然是要由壯而老而衰而至死亡的；而況，眞理的四圍，必然是緊箍着障霾。這責任，非一兩個哲人所單獨能負到底的！還是要看後生們如何可畏！」因此，又把他來勉強，更可說是硬要忘掉，只管自己的掙扎！然而，又不到幾年，使我竟會感到所謂後生！那簡直同最近一兩年的相差，不知要推板到幾千萬里！許多更勉強，更不自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悲劇，偏要四面八方在扮演着。使我嘔吐，甚至要嘔出心肝脾胃來的不是喜劇，公然有大量的所謂後生們，很不明瞭地在那裏出場。這不是說，那些時候沒有哲人；而是證明了在一個動盪混亂的時期中間，哲人們誰不要自保，當他如同大海浪裏一葉扁舟地在自行抗進時，他自顧不暇地是無法去觀察考慮那些跟蹤附翼的泥土草梗花瓣落葉的，於是在他的四圍，不特是箍緊了障霾，而且還會有尾大不掉的一些寄生物繁殖着。甚至把他想要走的路程間隔着，視線矇蔽着。這是不可免的；事實告訴了大家過的。最可惜的便是短促了一個哲人的生命，使他有心無力，有精神無時間，有作爲無伸展處。這之中，使我最痛惜的時候，便是在當一個哲人自嘆自惜，需要着幫手時，他的左右沒有人了。這卻是說，我自己未免忽略了哲人不是一個就夠應該相輔而行的一點；同時，又忽略了少一個便少了一部份極大力量的一點；同時，又證明了動盪混亂局面中，青年嚮導者之必要而不可缺。缺了嚮導而不自覺的後生可畏而可怕，這可怕，是會如一羣都瘋了的牛那樣；或者是一羣沒有籠頭的馬那樣。這可怕的感覺，自從那年種入了我心之深處時，我便放棄了所謂順潮流的工作，而也只圖自保地在那裏咬着牙關鍛鍊自己。雖然如此，但我可佩服了兩個人，這一個他不得已的似乎又已等於死了，另一個，便是魯迅先生。

爲了不忍眼看着一切生命在短促中了結，自己便也儘管吃不飽餓不死地活在這世上。爲了企望，自己也不敢諉責於那一個。「誰不應該爲社會的將來盡義務呢？」那對於肯替社會打算的人是免不了要使我們油然而生敬仰心的。「我的××」魯迅先

魯迅出殯陣容圖

石鋒作

生！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用兩個適當的字來塡這「××」！雖然，這也成爲公開的祕密的「××」往往會使人要代改爲「甚麼」「甚麼。」但我可覺得這「××」的可寶貴！在我心中，我情願把碧雲寺帶着南下的心情，寄托在「××」；我也情願把六七年前的一椿大悲劇，以及許多値得刻骨紀念的悲劇，寄托於「××」。如同精十字架，淵長樞地，我的將冷的熱血，他會再澎湃高漲强烈起來；同時，又是以「××」爲訓，而把自己千錘百鍊地管束着！所恨者，我從易忘記；硬忘記；不敢不忘記了竟而致於如今日之不能忘記！舊事塡膺，思之悽槍，如影離離，逼取便逝！但又能找誰來印證呢！嗚呼痛哉！

誰是一個萬能者呢？但誰都要在社會上盡忠他的天職。我間粗自己的一部份分內事？只是從魯迅先生的並非全部精彩作品中，抽取了一些，已是我不勝欣幸這迷途中響導者的得力了！比如：在他「吶喊」的自序中，告訴了我們不能沈睡；而且還要發救世大願。在「狂人日記」中告訴我們被彌蔽在黑暗地獄裏如何的可怕；在阿Q傳中，告訴我們民族劣根性的去處，使我們仔細轉念而猛然自覺。其他在「吶喊」中哪一篇不是在指示我們歧途的光明前路。而使我最記得，便是「墳」裏面所包羅着的珍奇。一序一跋，他是用筆尖刺到了我們的心；使我們冥頑不靈的心也能七竅玲瓏。從來不肯說敎式的他。而爲了孤桐總長武力逼女生事件大動熱腸，於是「堅壁清野主義」「寡婦主義」等篇，極嚴正地排列在文壇史上，造成一頁不平鳴的光榮記錄。又不惜苦口婆心，大談其「娜拉走後怎樣」；又敎給我們「怎樣做父親」之道。怎樣去改善所謂「舊道德」而建立新道德。然而他自己呢？自始至終用一支鋒利的筆，在夾攻中奮鬥。爲着眞理，爲着正義；爲着他所摯愛的靑年男女們；爲着他所永不寬恕，（也多半是永不改過）的人。他沒有一天鬆懈了責任；諉卸了使命；自己爲自已打算。他永遠是在找尋鬥爭；奮力作殊死戰。有時竟像自尋煩惱似的。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不爲名，不爲利，爲了誰？爲了將來的社會！卽是爲了後生們！但他也如同上述的幾個哲人一樣，還是一大半吃透了後生們的害；一大半生命斷送在後生們的莫明其妙，如瘋狂之牛；如不羈之馬的動盪混亂中間！

當我走到靈堂，一眼看到如下的輓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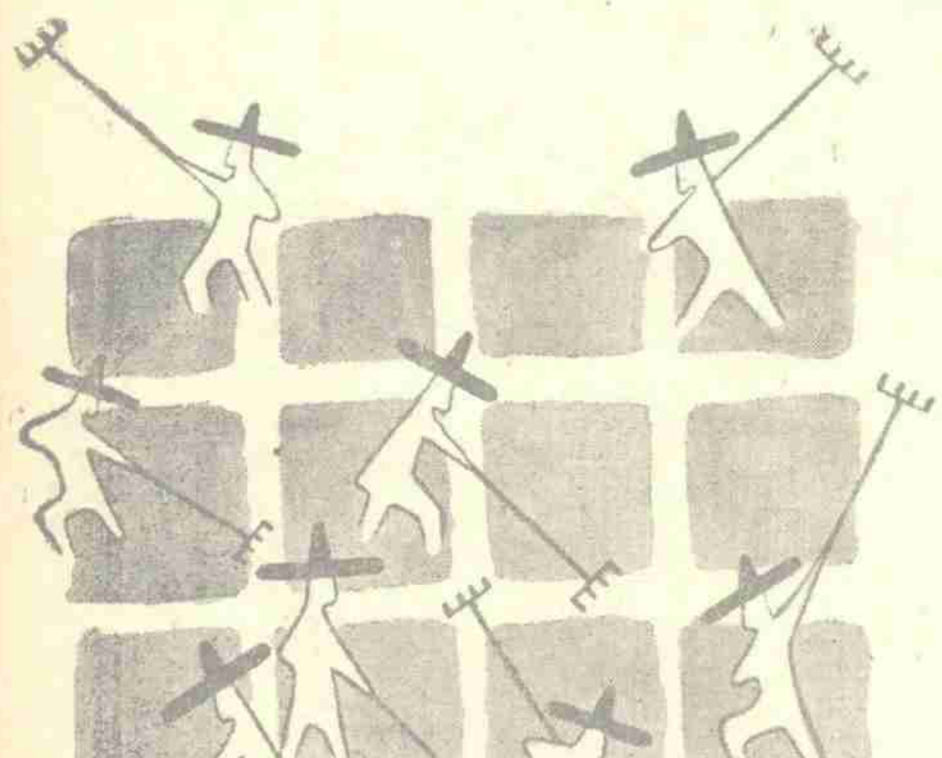
『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先生加緊咒罵！悲痛中別無他說遺望大衆繼續鬥爭！』

這已夠使我一身沸騰起熱血來，又看見某一張報紙上的一篇哀辭，也卽是哀聯文壇殞星高爾基先生的：

『偉大的生，在歷史，
放射恆久的鋒芒！
偉大的死，在人類，
刻印永遠的哀傷！
你舊時代的叛徒，
新時代的棟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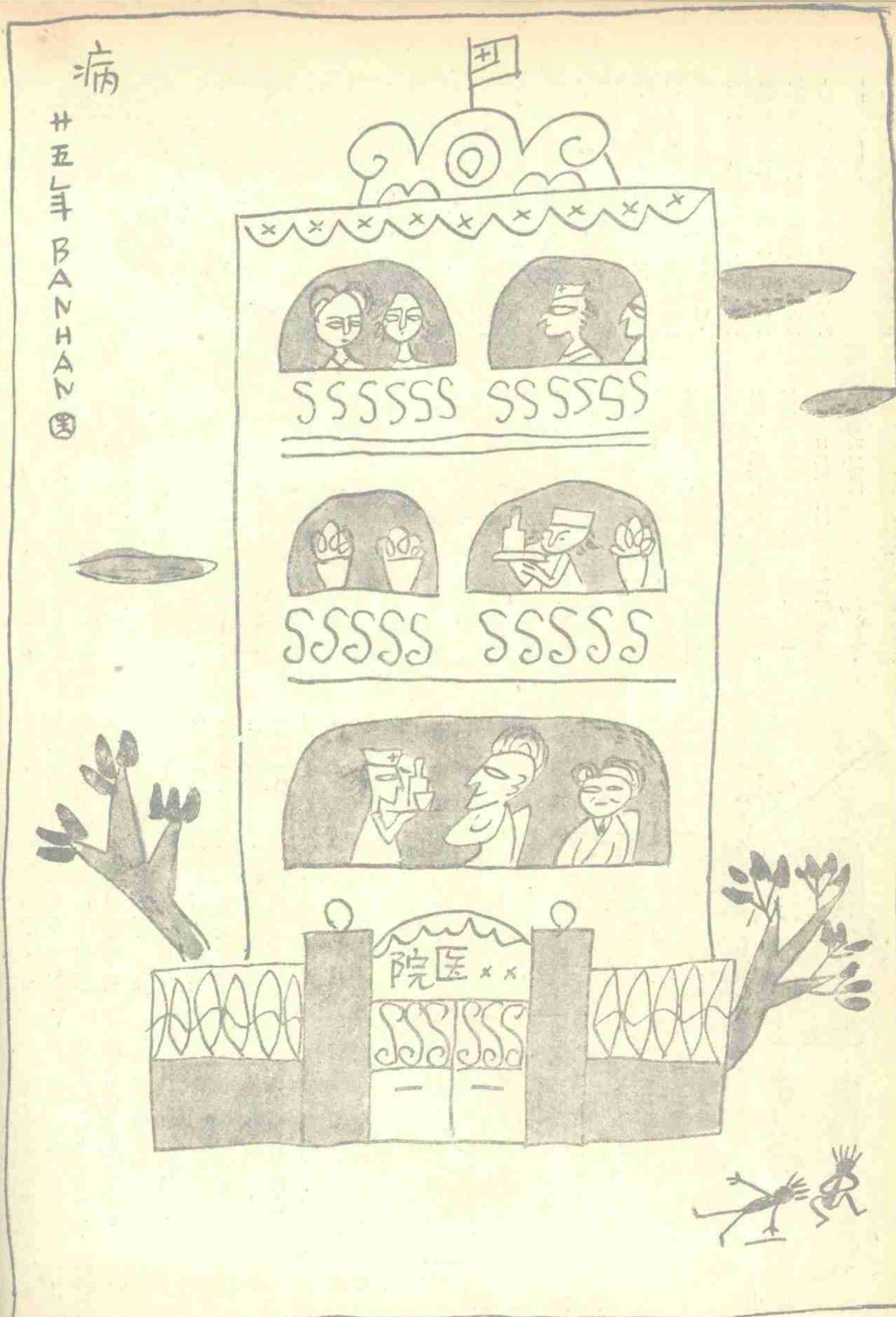
我沈默地靜下來，深思着，惟其不能忘記他，便更要注意地盡我們後死者奮鬥的責任！

（十一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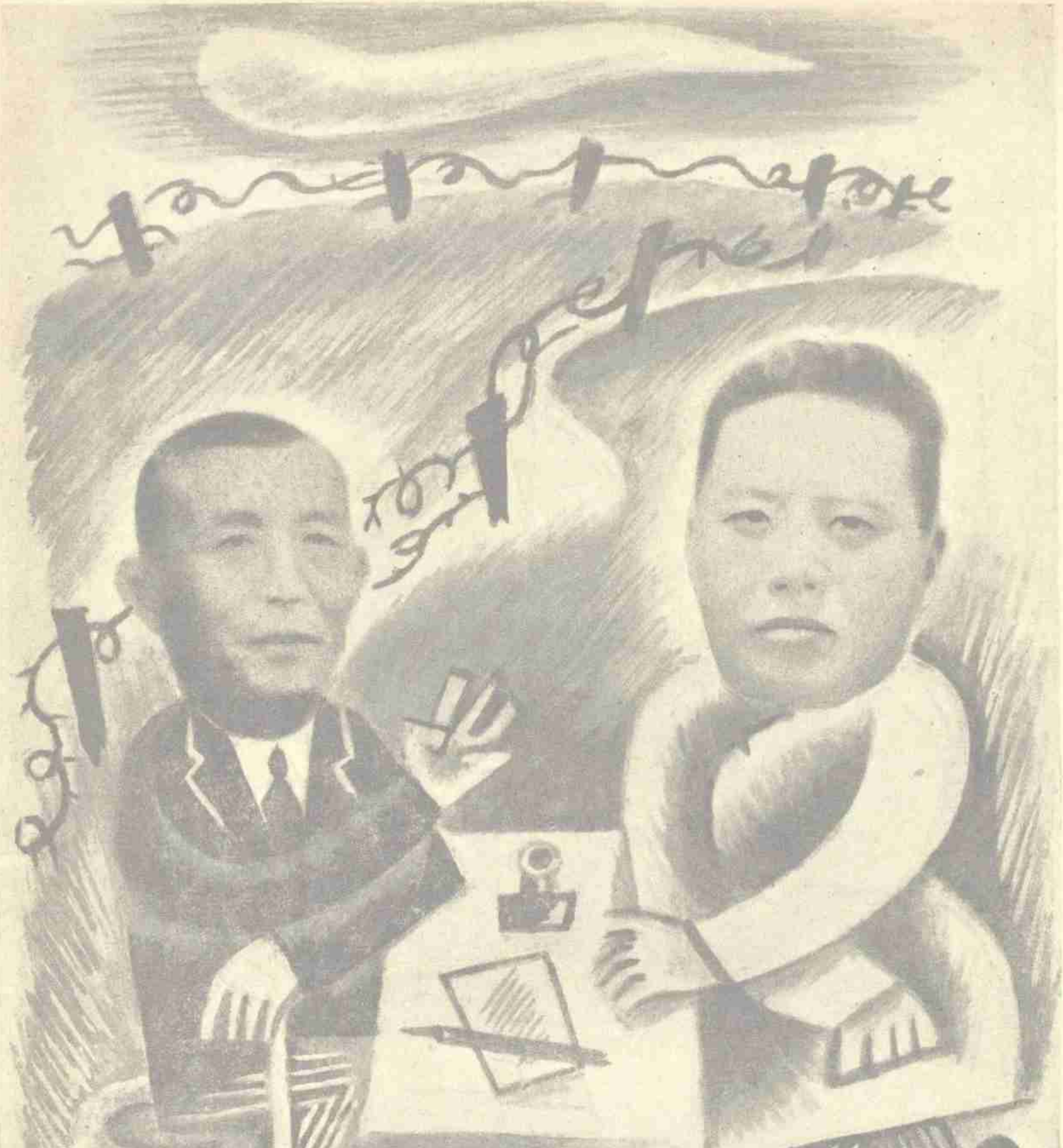


耕得忙，餓得慌。

申志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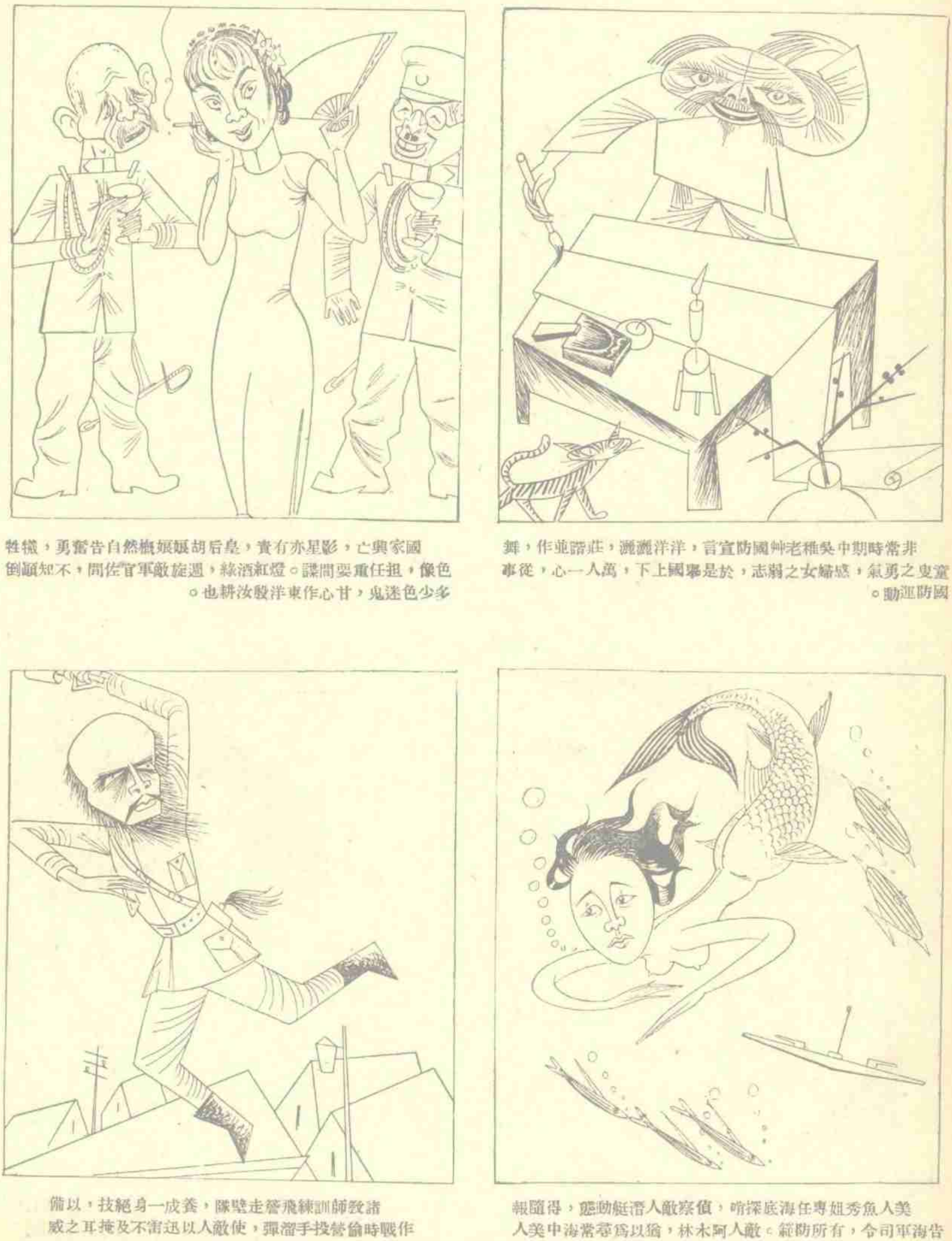
廖冰兄作　　病



壕溝戰式的談判——「張外長與川越大使」

正宇作

國防人材點將錄



國家興亡，影星亦有責，皇后胡媛媛慨然自告奮勇，犧牲色像，担任重要間諜。燈紅酒綠，週旋敵軍官佐間，不知顛倒多少色迷鬼，甘心作東洋殷汝耕也。

非常時期中吳稚老艸國防宣言，洋洋灑灑，莊諧並作，舞童叟之勇氣，感婦女之弱志，於是舉國上下，萬人一心，從事國防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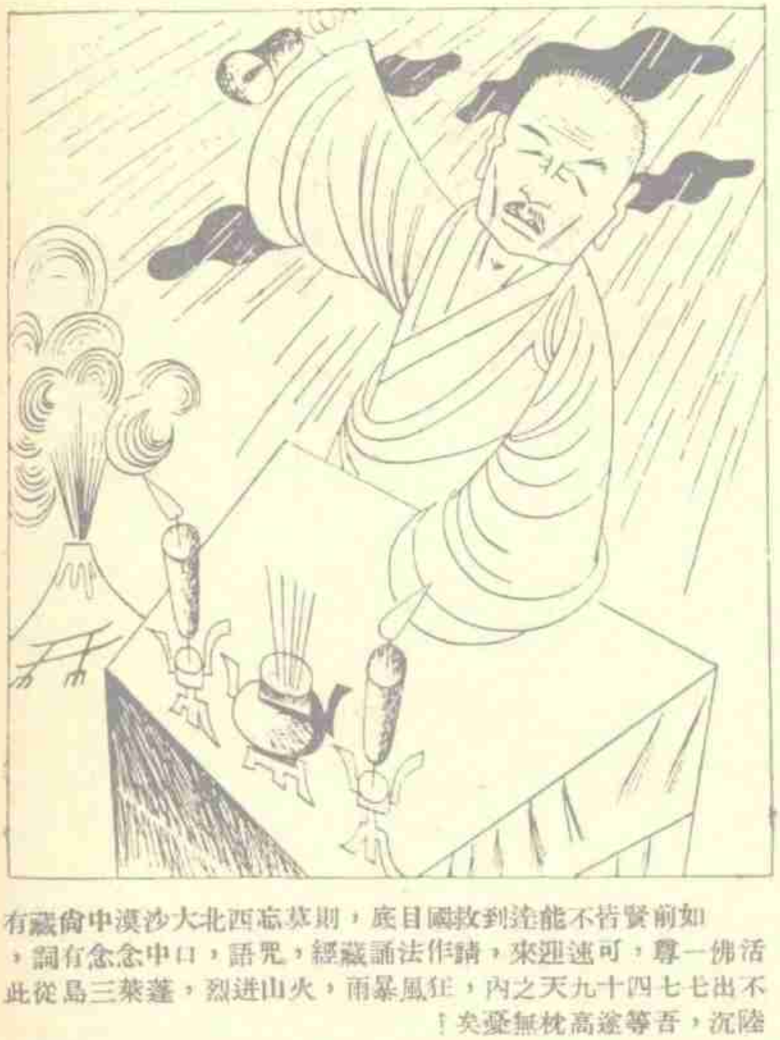
諸致師訓練飛簷走壁隊，養成一身絕技，以備作戰時偷營投手溜彈，使敵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威替。

美人魚秀姐專任海底探哨，偵察敵人潛艇動態，得隨報告海軍司令，有所防範。敵人阿木林，猶以爲尋常海中美人魚類來往游動焉。

汪子美作

國庫告罄，軍費發生問題時，還有賣座頂盛的東方梅蕙絲白老板，可以一帆風順，到金元王國好萊塢去獻藝募款，定能飽有收獲，滿載而歸。

拔選梅博士芳耶出任外交大使，向敵政當局提九九八十一原則，務求達到目底。料想憑耶沉魚落雁之貌鶯啼燕囀之音，必能使吾外交明朗化云。



如前賢若不能達到救國目底，則莫忘西北大沙漠中尚藏有活佛一尊，可速迎來，請作法誦藏經，咒語，口中念念有詞，不出七七四十九天之內，狂風暴雨，火山迸烈，蓬萊三島從此陸沉，吾等遂高枕無憂矣！

再派幽默大師林教授攜古代小品集及幽默刊物兩萬萬部，赴敵國分送各地，青年學子，並流動演講，幽默與靈性之趣旨，以消滅其青年國民愛國前進思想。預料不久彼邦全國青年，皆口啣香烟，坐廁所內，讀小品文，不復問國事矣。

地方人民與時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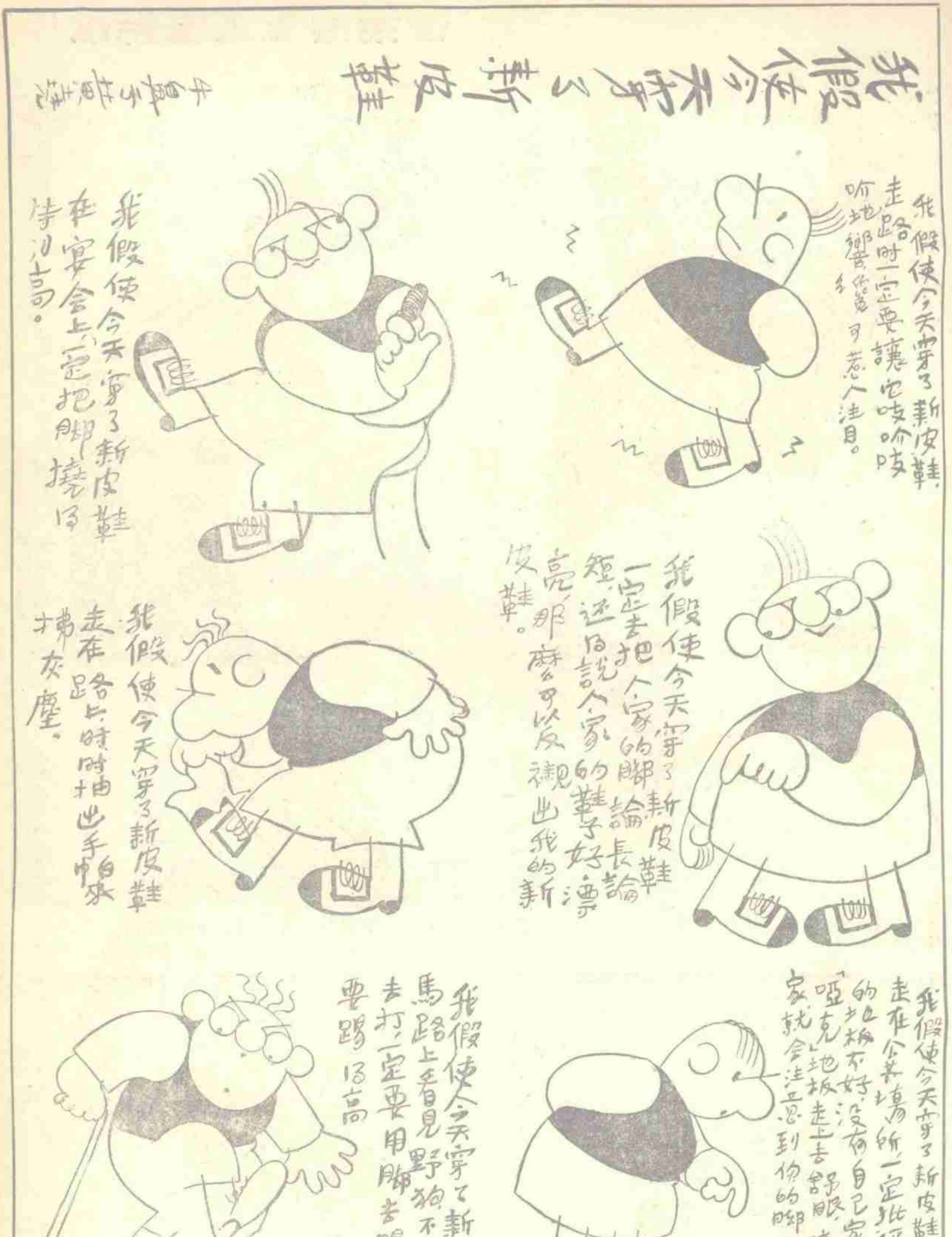
胡考作

蘇州人：「打仗眞是危險，人家是比你兇，你有什麽法子，只有讓人家一些。」

山東人：「你奶奶的！非跟他打一下不可，與其這麽慢慢兒的，還不如跟他拼一拼，」

江北人：「頂討厭就是不死不活，要打仗就打，索性打起來，倒也有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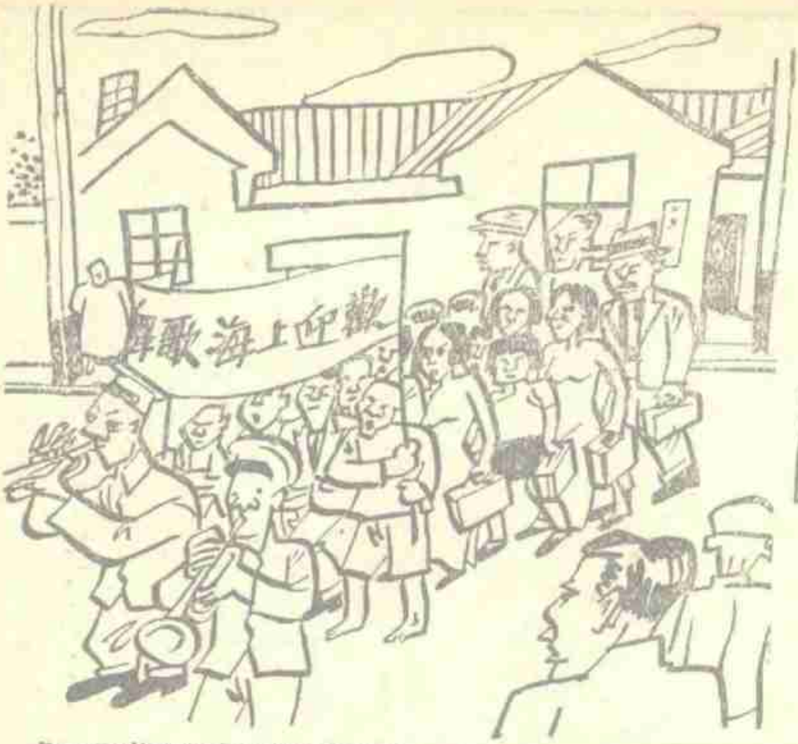
廣東人：「丟你，它不到我們這裏來，要到我們這裏來，丟你，打它個落花流水，鬼矮子！」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走路时一定要讓它吱吱吱吱地響着，可惹人注目。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在宴会上，一定把腳擡得高高。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一定去把人家的腳論長論短，还得說人家的鞋子好漂亮，那麼可以反襯出我的新皮鞋。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走在路上，時時抽出手巾來拂灰塵。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走在公共場所，一定批评人家的地板不好，沒有自己家裏的「啞克」地板走上去舒服，這樣人家就会注意到你的腳底了。
我假使今天穿了新皮鞋，馬路上看見野狗，不用手杖去打，一定要用腳去踢，並且要踢得高高。

“小歌舞團之生活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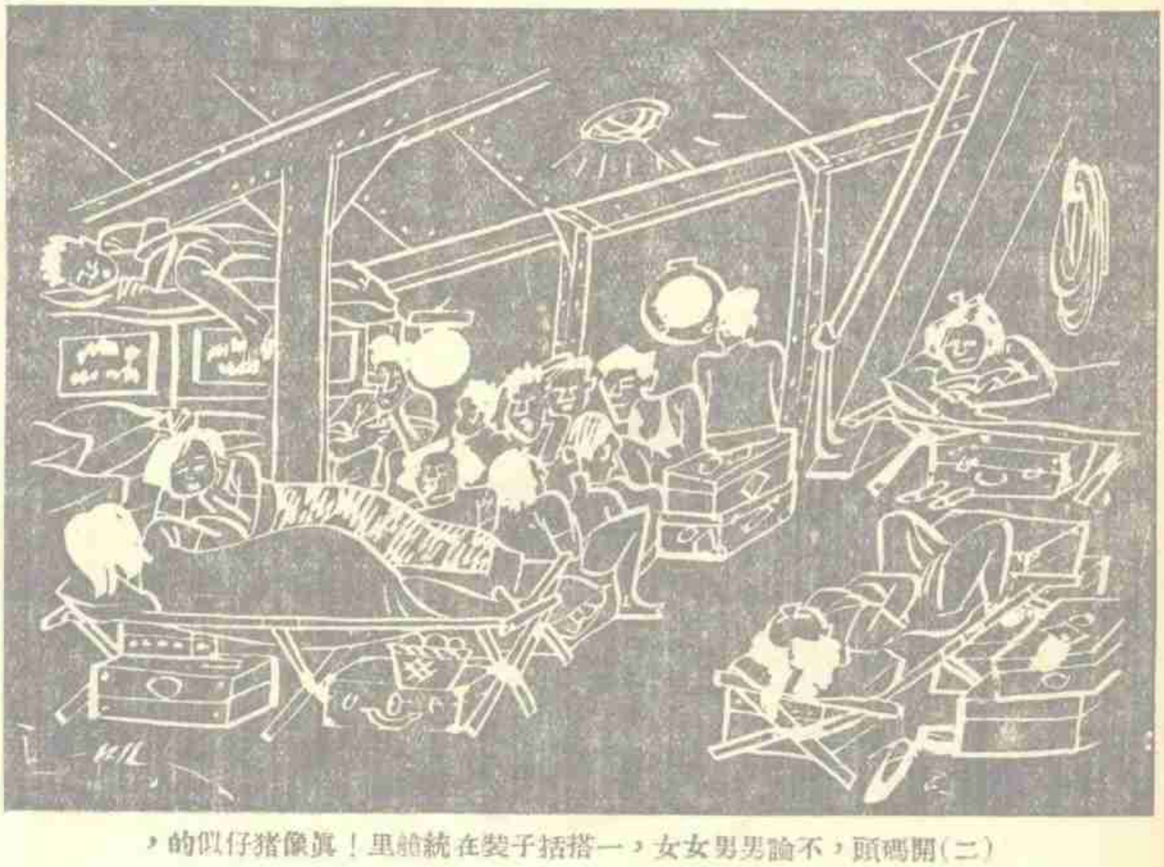
嚴折西作



(三)招搖過市的活動廣告，真是一舉兩得，可是行李，還押在船上，每人只許帶一只化裝箱子！

(一)雖是烏合之衆，這樣來一張團體照寄去外埠戲院，到也像樣

(五)表演幾天之結 行李都拿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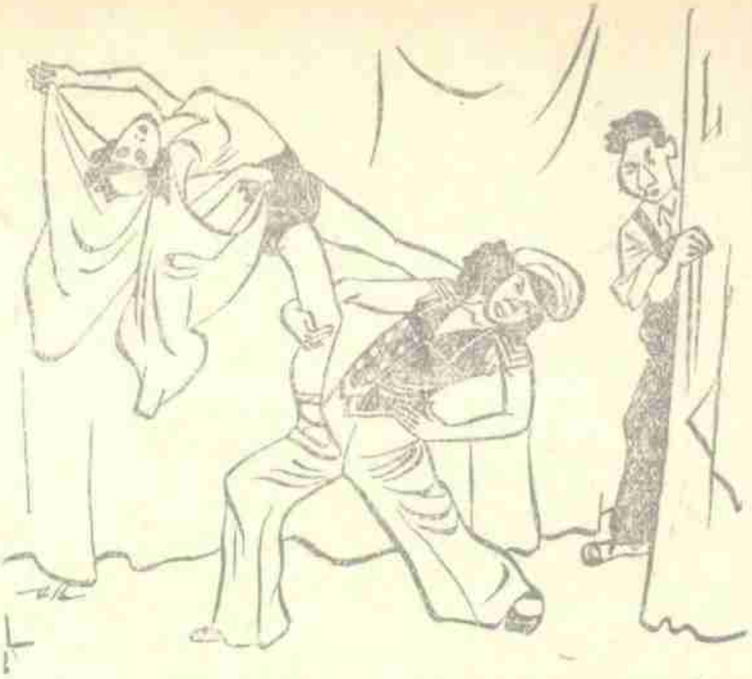
(二)開碼頭，不論男男女女，一搭括子裝在統艙里！真像猪仔似的，

由靜物賣至動物

賣衣服

賣洋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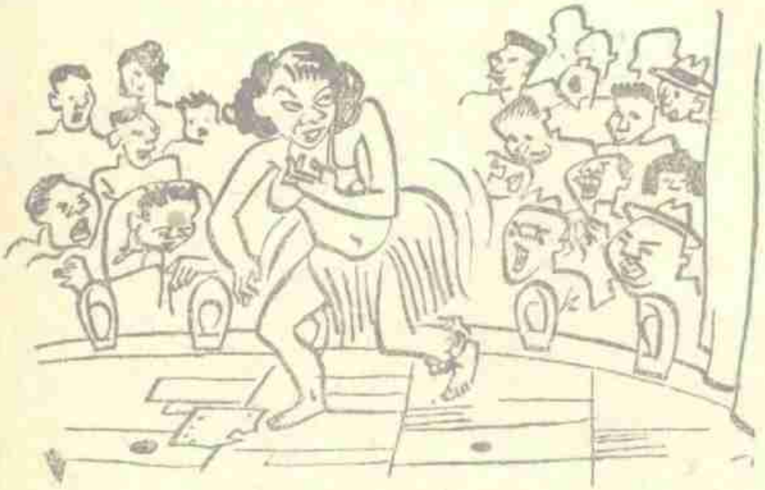
賣棉被



(四)聽伊擋旋子說：『當心！當心點剛剛船
上吐了，現在還沒有飯吃，』這能讓你知
道，他們倆是『很』『要好』的了

果，老闆說只夠還船票錢，大家放心，
了！但是後台總是人心惶惶

(六)好在都輕在後台，小碼頭借不到鋼琴，風琴音不準，
梵亞林像蚊子叫，胡琴是雌狗雄狗，大鼓喇叭頂起勁
，眞像大減價，管他媽！場賣沒發，吃吃豆腐拉倒！



(七)今天生意不壞！所以特別賣力，但班主已把所有的錢帶走了，她一會兒就會知道的，那時哭還來不及呢！

(八)結果三三兩兩像走私一般的滿載而歸，而每人所帶回的行李只有吃飯傢伙，化裝箱一只而已，至於扣留在旅館里的行李，要等找到了班主再交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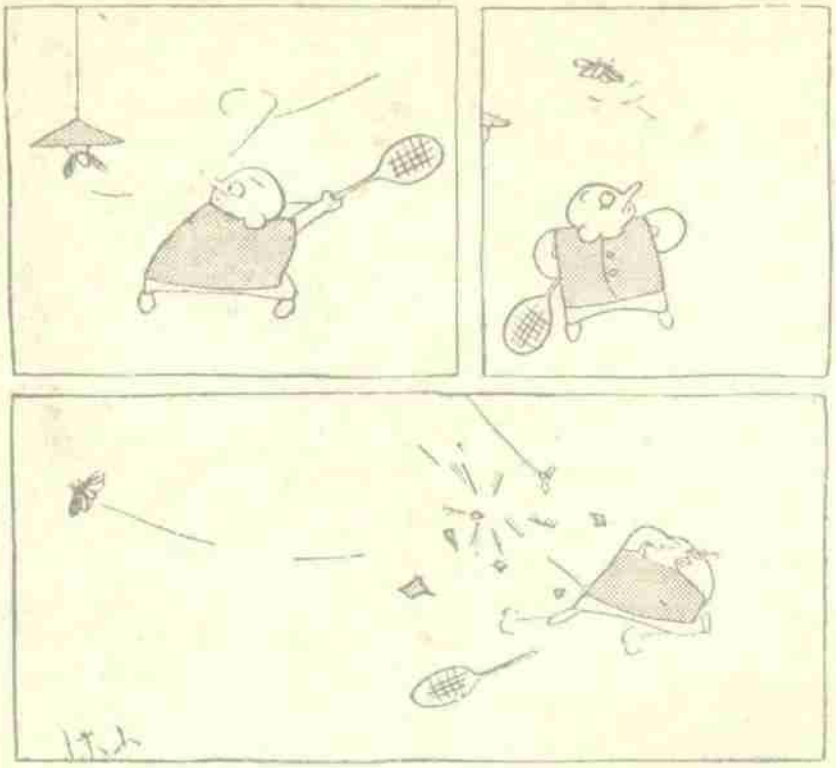
賣兒女

賣雞

賣燭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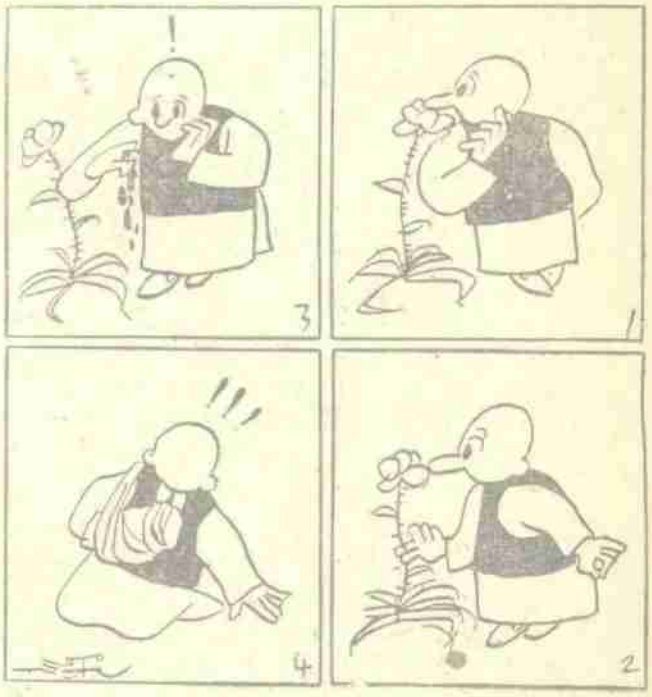
賣皮鞋

幽默小田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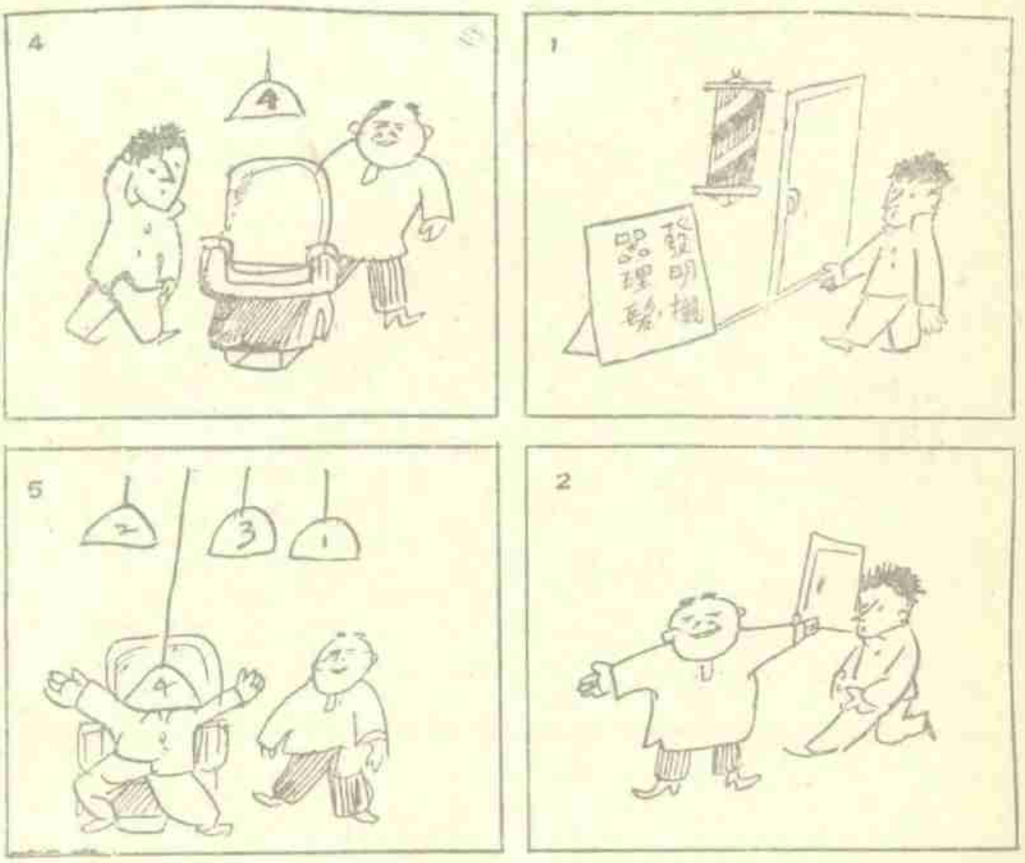


柳小沫作　捕蠅

刺　丁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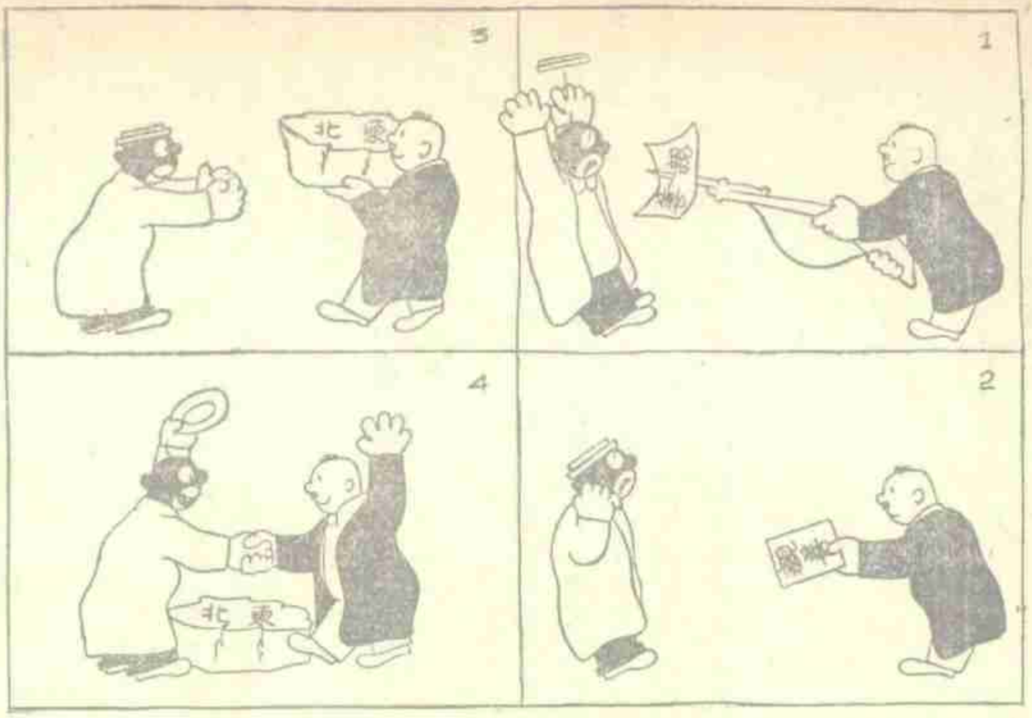


化子拾金圖　柳小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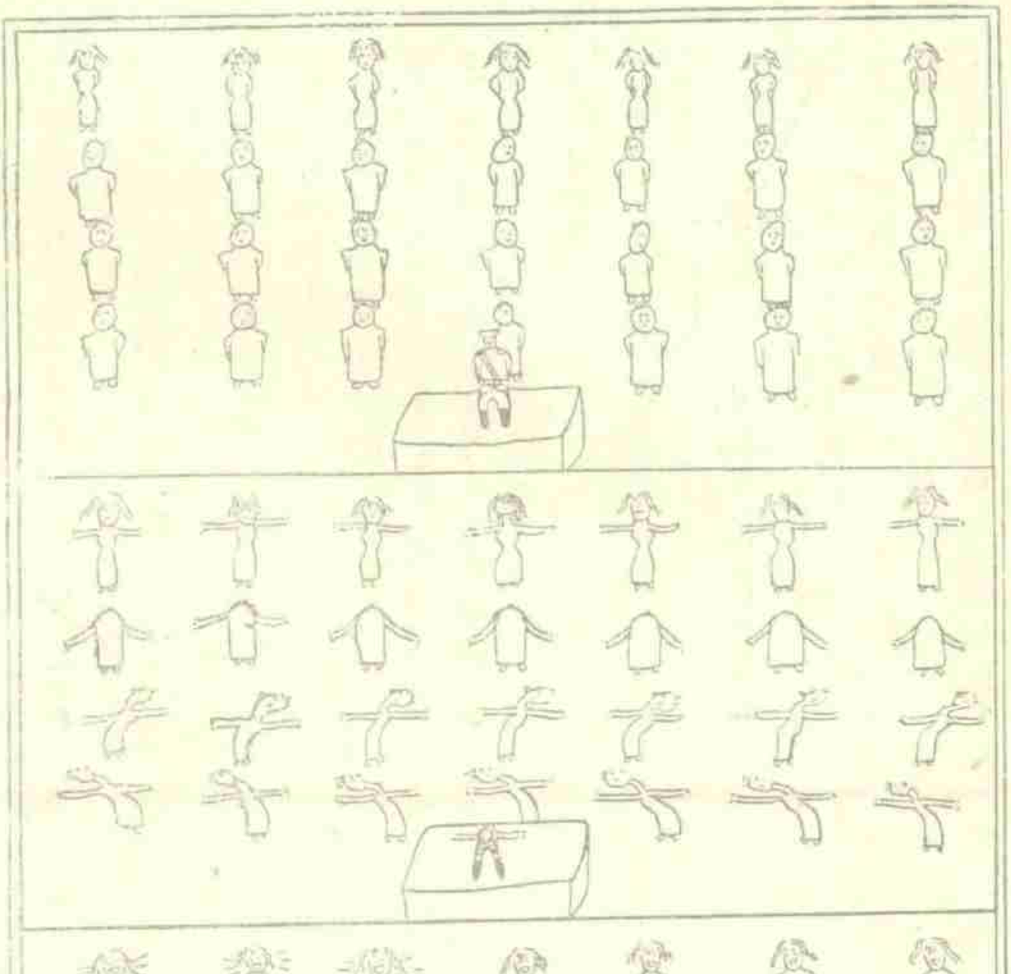
宣文傑作　科學理髮店

一個意識形態的題材



諷刺長篇『小黑炭』——親善面目

江毓祺作



早操一瞥

杜亞光作

幽默集成

夢蘭選

成人之美

弟弟：成人之美怎解？

姊姊：像我這樣的年紀，才可以稱做成人，(成人之美)就是說：成人的美麗。

油漆未乾

陳先生的好奇心很重，一天，他獨自一個上街散步，一眼望見，有個鐵柵門上高高掛着一塊木牌，他很想看一個究竟，可是他的眼力不足，但是他那肯罷休，不得已慢慢地爬上鐵柵，原來上面寫着「油漆未乾」四字，他不禁一聲「啊呀」！

等死

主人：「廚裏的燒鴨，須小心看守，尚有一瓶，內是毒藥，係吾託人買來另有用處，千萬不可吃，吃了一定身死。」

僕人：「唯唯應諾。」

(主人去後，僕卽搬出燒鴨美酒，一個人大嚼狂飲，吃得個不亦樂乎，一些也不賸。)

(主人回來了。)

主人：「爲什麼酒氣薰薰睡在地上？鴨子怎不見了？」

僕人大哭：「主人走後，僕遵命在家小心看守，不料忽來野貓一只，將燒鴨啣去，小人見闖了大禍，不願再活，想起主人臨行的時候，說瓶內毒藥可以致命，因此小人將一瓶毒藥吃完，此刻正頭昏腦漲，不死不活，躺在這裏等死啊！」

佳了

先生：「佳就是好。」

學生：「好就是佳。」

先生：「你的作文怎麼還不交卷？」

學生：「還沒有作佳哩。」

大馬路的大

甲：大馬路大在那裏？

乙：大漲價，大拍賣，大犧牲，大贈品，大放盤，……還不都是大嗎？

來遲了十年

——咖啡館招收女職員。——

年約三十餘歲的婦女：貴店在招女職員嗎？我是來報名的。

店主：是的，可是來遲了。

婦女：額滿了嗎？

店主：不，來遲了十年了。

窮開心

甲：你這屋子再好沒有了，是你自已的呢，還是租住的？

乙：租是租的，但是也像我自已的一樣。

甲：爲什麼？

乙：因爲我已有六七個月沒付租金了。

夫的幽默

夫：昨夜我沒有回來，誰到過我的臥房中來。

妻：沒有別人，不過我的姊姊曾來過一次。

夫：這裏有一個烟斗和一枝手杖，是伊忘在這裏的，請你去還給伊，以後你就好好的伴着你的姊姊吧。

古物與利息

古董家：「古物展的古物，眞值錢。」

錢莊老闆：「最貴的值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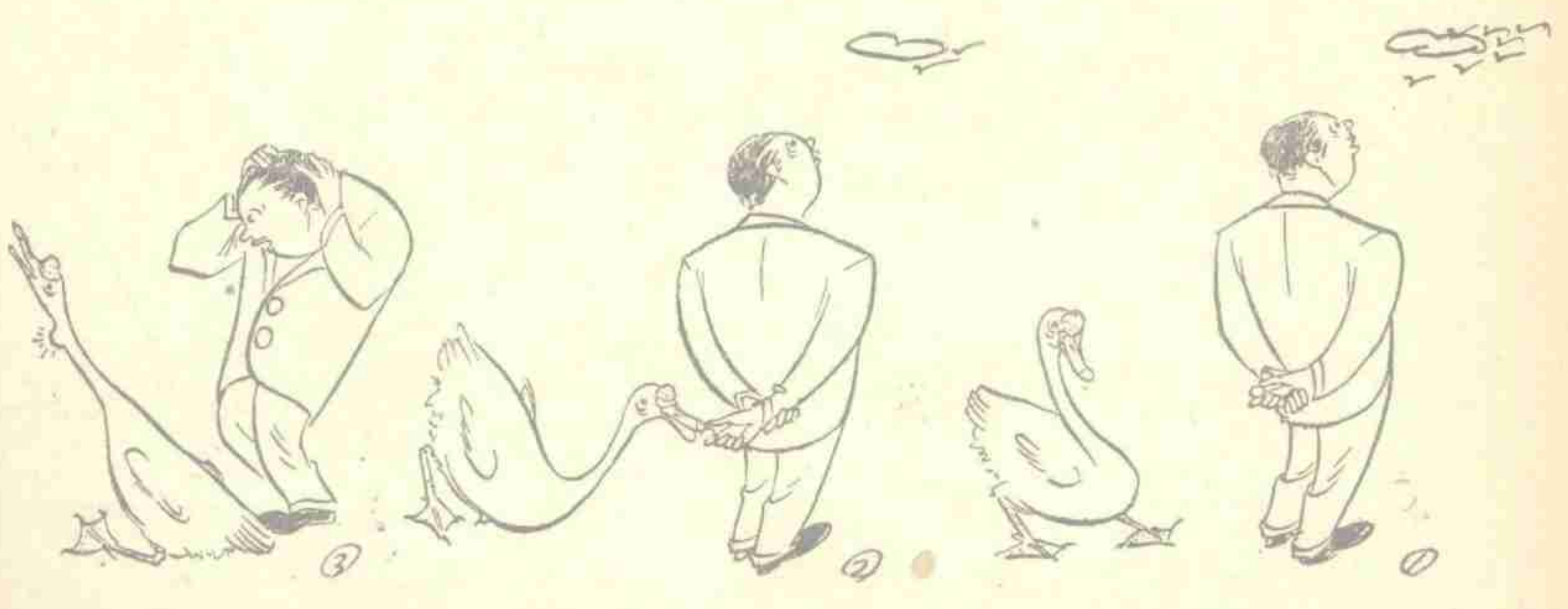
古董家：「最貴的簡直沒有代價，普通的還怕不是十萬，念萬。」

錢莊老闆：「請問那普通的有多少年代？」

古董家：「是二三千年前的了。」

錢莊老闆：「請問當時的代價如何？」

古董家：「當時也不過像現在那樣的幾塊錢而已，貴在年代久遠。」



錢莊老闆：「值什麽？敝莊長年七厘計算，二三千年後，利息怕不十萬念萬！」

祖父屁下

孫：「寫信給父親用什麼？」
祖：「用膝下。」
孫：「寫信給朋友呢？」
祖：「用足下。」
孫：「爲什麼？」
祖：「友朋低一輩。」
孫：「你老人家比父親又高一輩，將來我寫信給你時，該用屁股下了。」

性命交關

有人問某博士曰：「性交兩字作何解？」
博士道：「卽性命交關之謂也。」

男女

賈寶玉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有些男人歡喜括地皮，女人大多楊花水性，不知是否就是根本於此麼？

平等待遇

女：「這一只哈巴狗我眞歡喜。」
男：「那末你愛我不？」
女：「當然，我愛你是同這只哈巴狗同樣地平等待遇！」

聰明民族

甲：中國人總比西洋人聰明。
乙：不見得吧？你何所據而云然？
甲：單拿用筆寫字來說，便可見中國人聰明得多。
乙：你這話我不大明白，請你仔細說明。
甲：中國人寫字用毛筆，有許多人還能用鋼筆寫字，西洋人寫字除了鋼筆之外，有幾個能用得來毛筆呢？

一撇之誤

某女士替她的弟弟寫信給我，把「揩傷以待」的待字，脫了一撇，變作了「揩褐以侍」，我的夫人大大爲驚訝，幾乎鬧了一次笑話。

笑不出

茅盾被他的夫人逼得沒法，才一同到一個照相館去拍夫婦合影，攝影師對好了鏡頭之後向茅盾說道：「先生，你的臉上定要露出一點笑容來才好。」

茅盾看了看他的夫人說道：「請你暫時走開兩分鐘，好不好？」

經濟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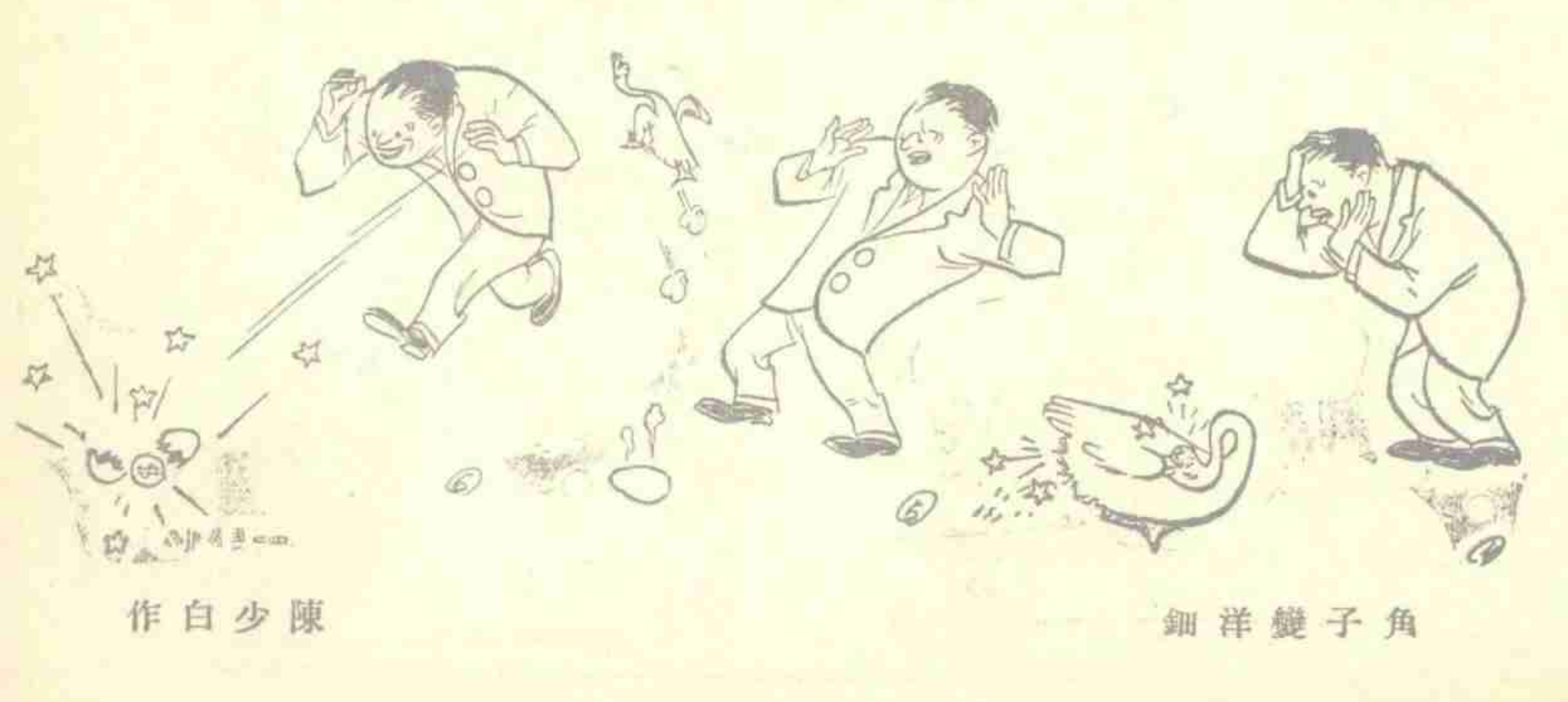
一經濟學博士授門徒三百人，至諸生畢業時，博士謂一成績最優之學生曰：「諸生中惟爾得我所學，望好自爲之。」該生歸家後，欲置一床，須合乎經濟原則，勿過長；亦勿過短。遂令木匠製之。製成後，恰過短，若另製，不能謂經濟矣。遂截去巳之兩脚，貼兩膏藥於被截之脚上，以防流血，因之只能日夜臥床。博士久不見該生，心念之。一日往觀，見生臥床不起，詢之，告以故。博士歎曰：「爾仍未盡得我所學也，若嫌牀過短，何不將爾頭截去，則只須貼一膏藥矣。」

進退維谷

國文課教師問正在看三國志的龐生。
國文教師：「什麼叫進退維谷？」
龐生：「三國時，姜維被諸葛孔明燒於葫蘆谷，進退無路，是謂進退維谷。」

吃豆腐

××歌星，家開豆腐店，一日向其父哭告曰：「電台跑街小陳每日要吃我豆腐，眞可恨極矣！」其父笑道：「愛女別哭，他吃你豆腐是好意，我還希望他以後要多吃你的豆腐纔好哩！不然我們的生意要清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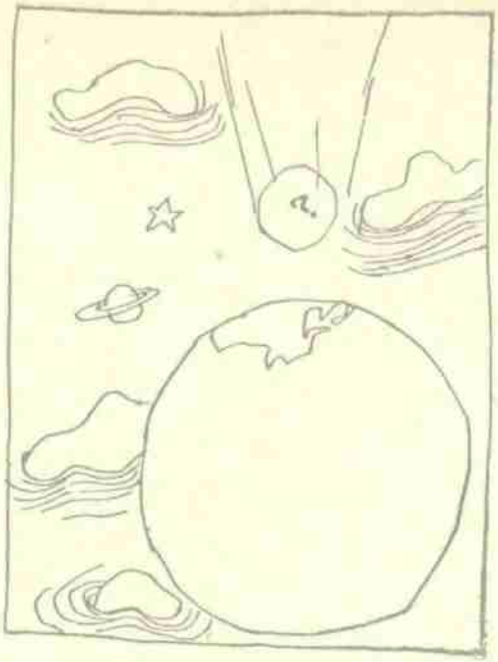
角子變洋鈿

陳少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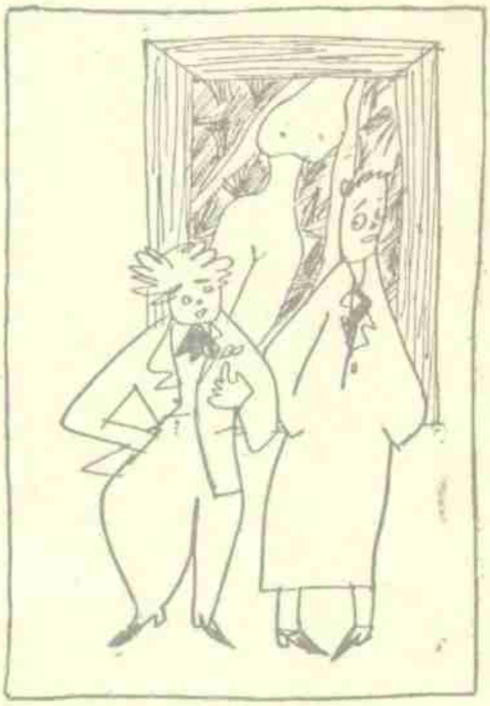
科學雜詠

艾中信作

學生：「×教授，這裏一包糖一包鹽，怎樣區別？!」分析化學家：「這容易，做一個定量分析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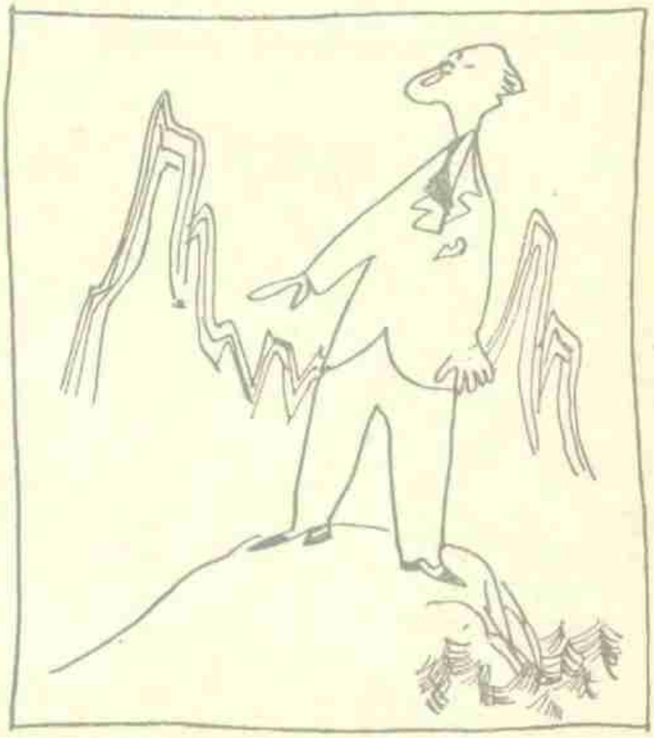


科學家說：「一九三六年地球將與一個行星相衝，」但是一九三六年快完了沒有衝，這是科學化的科學。



科學家：「一切藝術，必須科學化才興。」藝術家：「我們將是科學家了。」

「聽說現在已經可以到月球去蜜月旅行了，不知是否確實？」
科學家：「這到不知道，不過最近發明各種瓦斯已有三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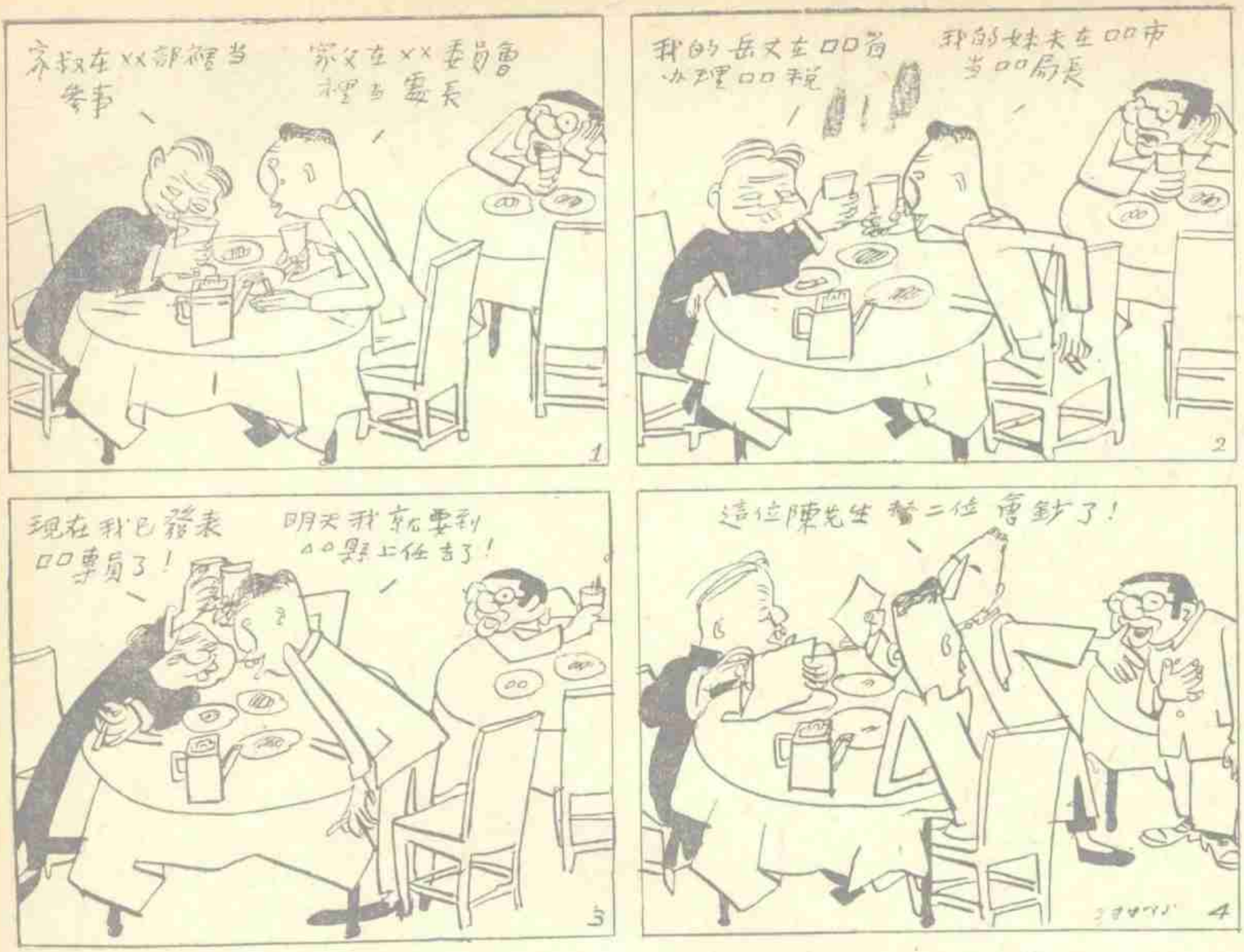


科學家：「空氣裏的菌類太多了，我們要呼吸的時候必須要到高山上去！」

中國科學家嚷道：「誰說中國科學落後，指南針和火藥，在八千年前不是已經發明了嗎!?」

小陳旅京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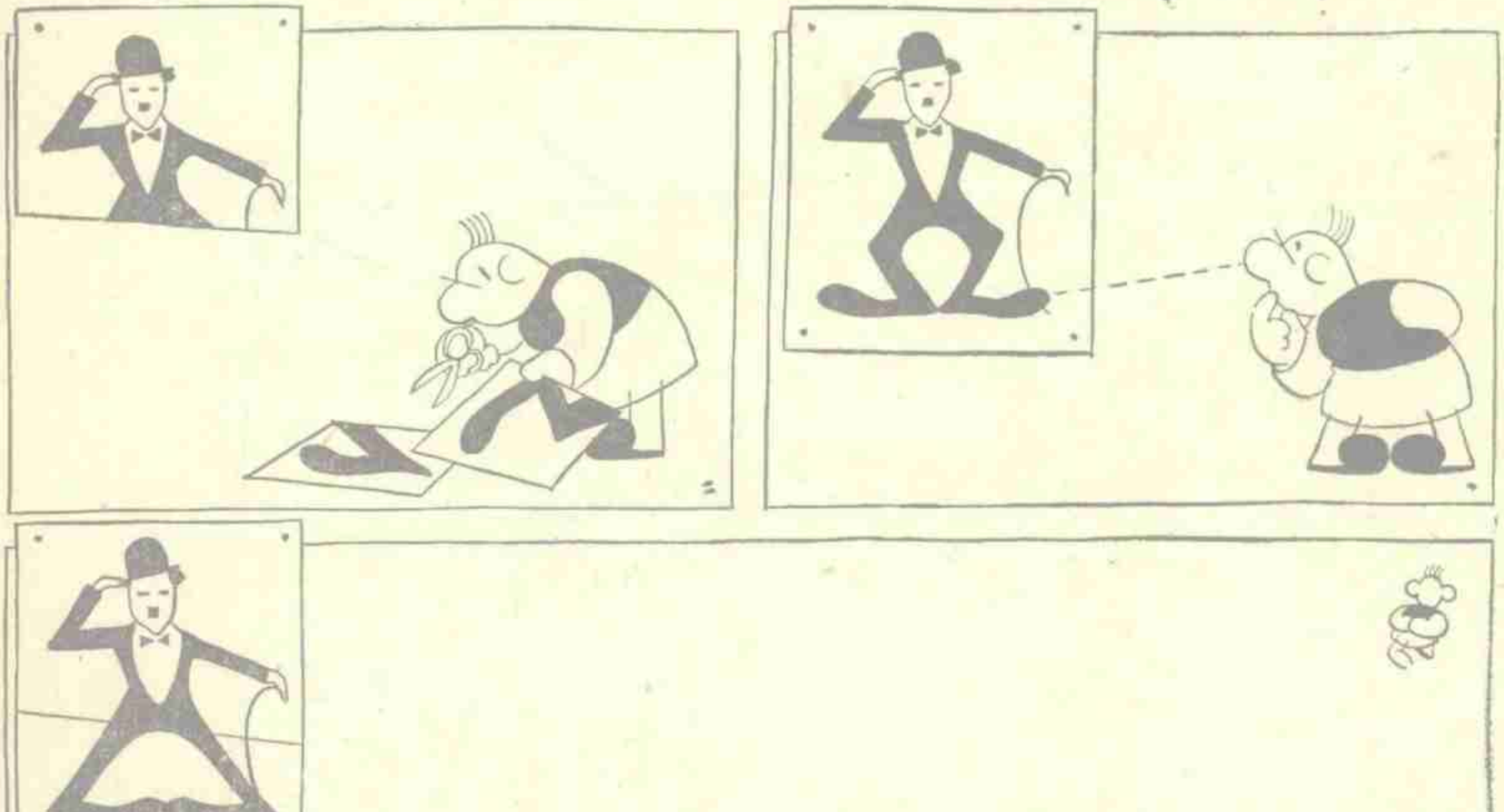
葉淺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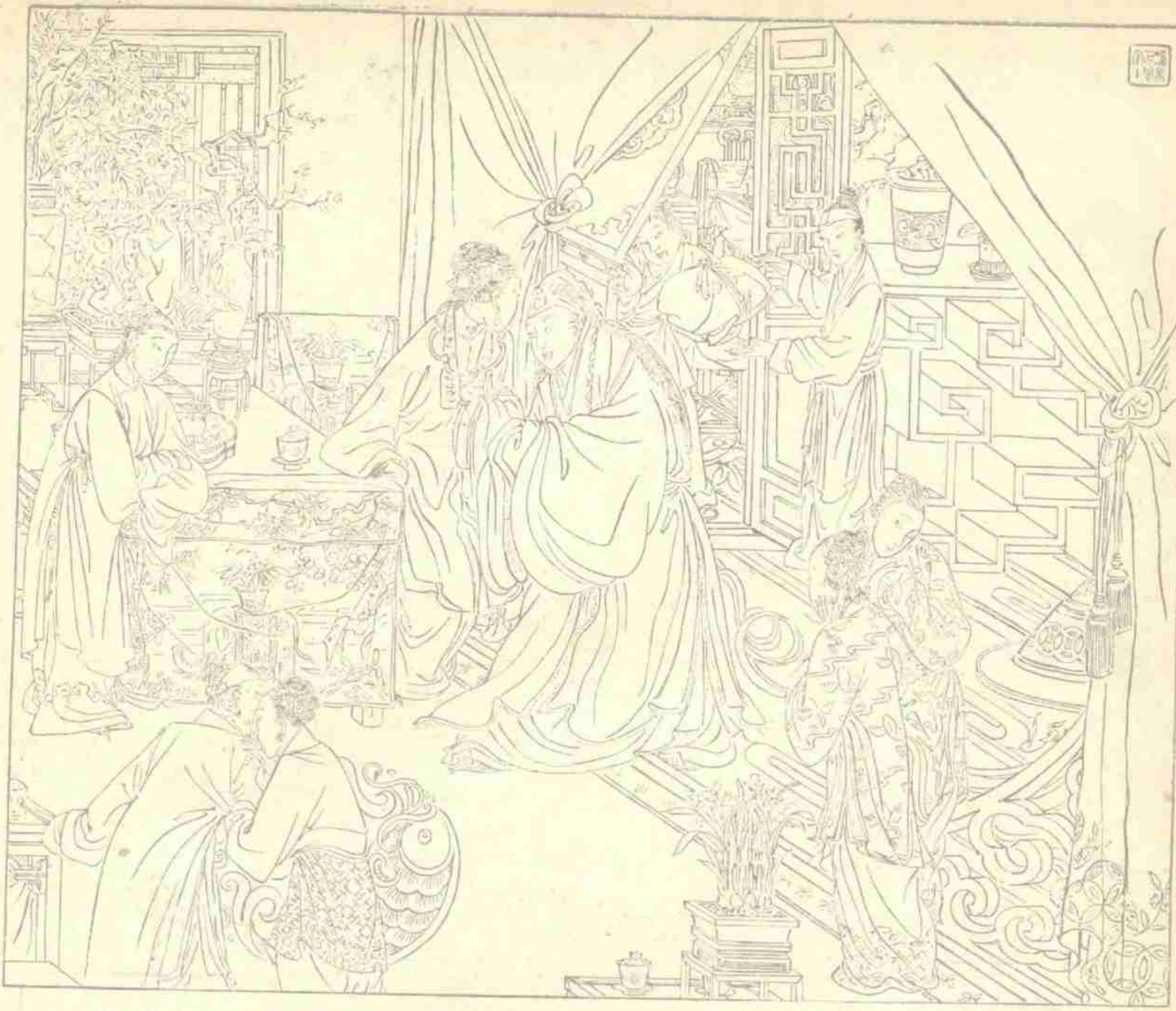


牛鼻子

步驟一致

黃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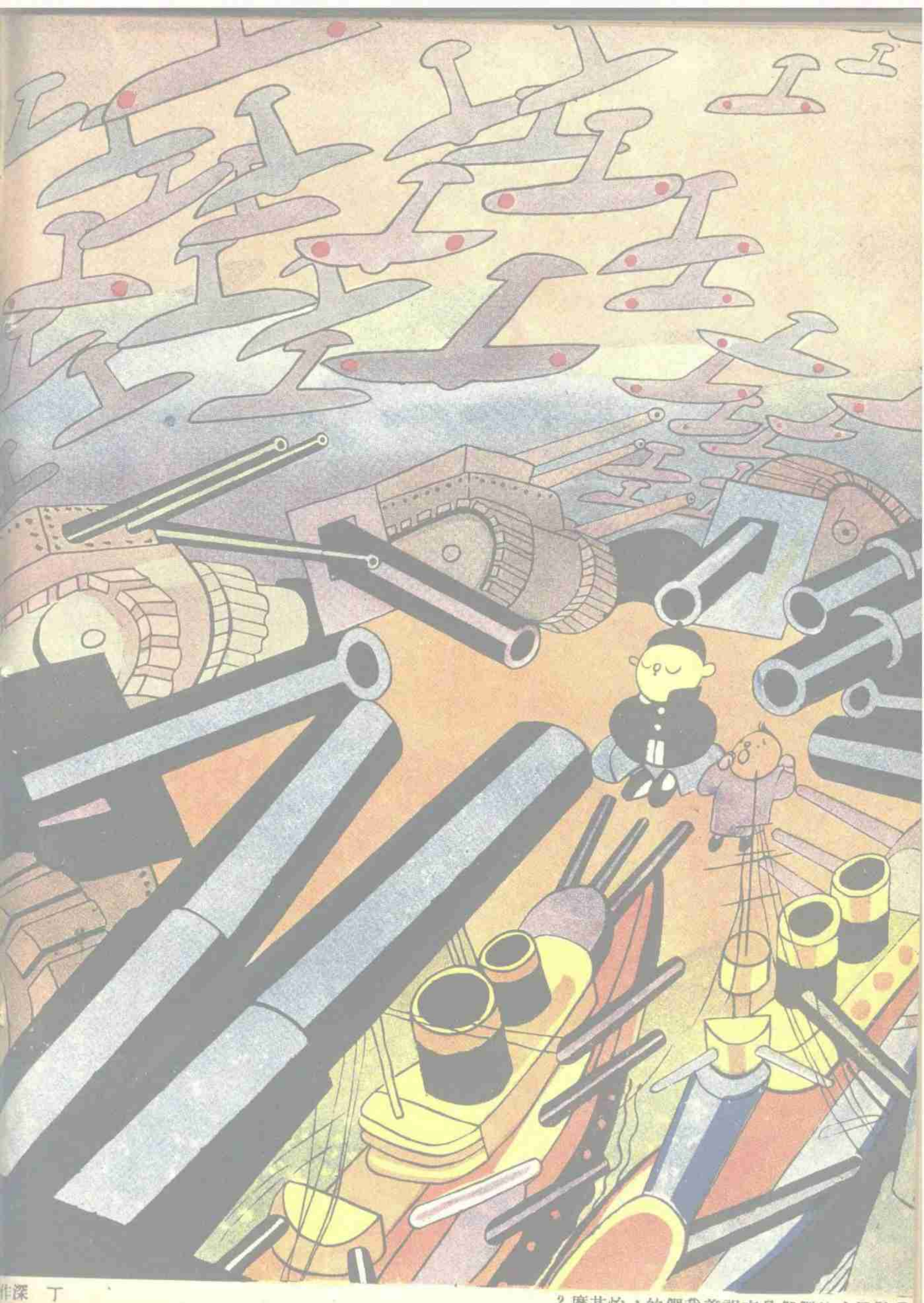
李瓶兒

曹涵美

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因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里？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算賬，七擔八捱，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姐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裏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談！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兒，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妳門不濟事！我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裏雖說：奴吃不下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了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同飲，西門慶的嗄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知局，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房裏去了。

行軍圖

陸振聲作



呆孩子！他們都是來親善我們的，怕甚麼？

丁深作

賣淫之歌

王朱

瓦盆已經不堪用了，黃泥燒成轉的紅色，已髒得看不出來，缺了兩個口，水裝得太滿了，會溢將出來。盆底用幾個鋸子鋸着三條裂縫，粘着沒有刷淨的罪惡渣滓。她不知經過了幾個主人，幾個年代，直到殘破得誰也不屑再要時，才歸落個了這小草屋裏的松貞姑娘。——松貞，這個名子已經被人們遺忘：再不會有人記起；和知道，她現在的名子叫豔紅，是隨便一人的性慾對向，過去的事兒和姓名，同死去一般的葬掉了！

瓦盆裏的溫水，是鶯影給備好的，她蹲在上面，用力努着肚腹，雖然比方才輕鬆了些，但還是刺痛。

『起初，不過只爲多賺他一角錢，便葵人不當人的做些希奇的肉樂，劇烈的創疼，給他洩慾！何况；近來連額外的一角錢都不給了呢！哼！一般都是父母生養的，一般的有痛楚，有感覺，難道就這樣的沒人性？』她想：

水裏漸漸滴下幾條血絲，隨着粉紅色的黏液滴下去，不溶化，一直沉到水底，如小魚兒般的動蕩着。

『噯：又弄出了血呢！下回你不要再來這個吧！』她抬起頭，望着床沿上坐着的野男人，他已經饜足。很得意的從口裏伸出舌頭黏着他的硬鬍渣子。兩隻褐色的毛手，不慌不忙的攜着褲腰帶。隨便她說什麼，他一概都沒有聽見。她又低下頭，將下身洗淨，水變了赤紅色，他掩上了長滿黑毛的褐色胸脯，在她肩膀清脆的拍了一下說：

『叫他開門吧，走了。』

『開門啊！』她已掙扎嘶啞的嗓子，向外喊了一聲。大鐵鎖鎖着的破板門展開了，鶯影——三十多歲的狡猾男人——向他鞠着躬：

『您走啦：有空請常來；不週到的地方多包涵：』

他昂着胸脯，大樸大樣的走去，哼着流行的下流小調，身體轉快而舒適。

『方才你喚什麼？』鶯影惡恨恨的瞪她一眼：恐懼立時侵上她心頭。

『我叫痛；實在忍受不住了！』

『放屁！！幹這個還有怕疼的嗎？你又不是太小，也幹了這些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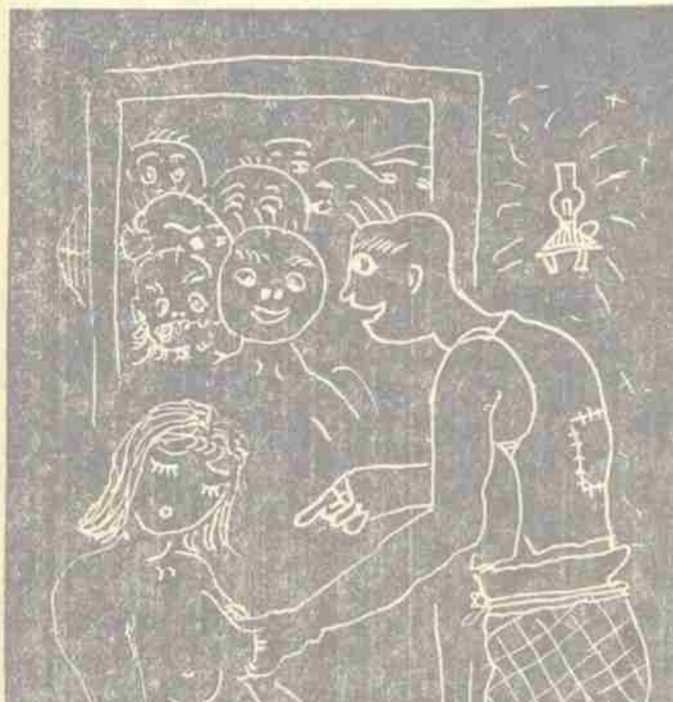
『不你看我背上全都給咬傷了呢！』她轉過她的背，一處處都印着紫色的大牙印兒。有幾處流出血絲，內中如小蛤蟆要跳躍出來一般。

『下回還要好好的伺候！』鶯影不再說什麼：她慢慢活動已支撑乏了的臂腿，攏上褲子，低低歎了口氣，將惟一的破褂子掩住了出賣的肉體。

一恍兒是兩年了！兩年來她被鎖在櫳子式的小草屋裏。不分晝夜的出賣着肉體。無變化的看着太陽升降，不同的面孔在她面前擺動，各種的男人在她身上伏過，脫衣，臥下，洗下身，穿衣，不斷的作着，昏沉沉的，一天不知要作幾多次？她只看見陰黯黯小屋子裏，隨便是明媚醉人的春，天朗氣爽的秋，那都與她無關。兩年來，她只看見從密接的草椽中透過的一條天帶。

多少的慘酷事兒，在她腦中打轉：她曾遇到同鄉，一般是被騙賣到這兒，她們不敢交談，因爲每個人都有獄卒般的鶯影監守着。最使她驚心的是：隔壁一個不滿十二歲的女孩子，每回她都聽到她的喘息和慘叫。她是個孤女，被鄰人賣來的。不幾個月，就解脫了。她驚心！那是她未來的寫照！但有什麼法子想？一般是不幸，一般是橡皮機器，她不暇爲目的環境傷心，過去的事兒，一個夢！一個夢的幻滅而亡！

在都市，有着幸福的家庭，有着讀書的機會，自己常常的幻想着將來要有多麼美滿的成就！她夢想着她的將來；是高貴，是榮華，這樣一個美麗的幻夢，被一二八的炮火幾轟碎了！她失掉了家，失掉了學校，開始感到了幻滅的悲哀！虛榮的她，要打破這沉悶環境。薄弱的女人在沒辦法時，只想要想嫁到一個好的丈夫，什麼都會解決的。於是她隨着一個自稱爲新聞記者的人，私奔而到了北方的T市，他們迟步的淪落，到了最後的一步，也就是她



受雜的開始，那個人；用八十元的代價，將她賣進了最下層的人肉市場，並且還告訴她：有了錢就來贖她！

她愛她願；爲他忍耐，企待着未來的幸福。可是；日子一天天的過，他的影兒也看不見！她知道被他哄騙了！但已入了人家的掌握，展開在面前的是一片漆黑，家，永遠的沒有了！除了這條路，還有什麼道兒可走？何況；每天都有閻王似的老板，惡鬼式的窰鬻，囚犯般的看守着，逃也跑不了，橫了心幹下去吧！也許會遇到一個知心的客人，把身價贖了去作媳婦呢？但自然的機能，一點點的起了變化，南方的小娘們兒，又年青，又漂亮。價錢又賣的那麼低賤。頭幾天；她整日的仰臥着，矛盾在她心裏，客人這麼多！怎麼受？但倘客少了，又會挨打的。兩個月過來，被磨擦過多次的肉，已腫出瘡來，她越怕痛疼，越受到劇烈的磨擦，她的慘呼，更增進了客人們的興奮！無异於每天上若干次酷刑。客人漸漸少起來，皮鞭子又同她的皮肉作朋友。

他住的小草屋，建築在垃圾堆上。比豬圈略高些兒。僅僅可容下兩個人，屋裏有狹小的草牀，鋪着麻袋拚成的破褥，前面放着小劈柴桌，擺些半塊的鏡子，殘了齒的木梳，劣質的土粉和胭脂餅子外，什麼都沒有了。簡單而卑陋。門外的大漢子——窰鬻——緊的把守着，收取她的賣肉錢，和防止逃走，胡同有僅容一個的出入口，也有大漢子把着，作第二道防線。這是牢獄中的牢獄，她是囚犯中的囚犯。八十塊錢出賣掉了自由出賣掉了肉體，她作夢也沒想到她就鎖在這樣一間屋子裏上肉刑！

清早；六點鐘的汽笛響時，她一日的生活開始，趕早的都要來了。她須一個個給他們得到了滿足，生意忙時，要到十二點，這時她將窰鬻送來的午飯——兩個窩頭——勉强的嚥下去，一直到下午。黃昏時節；是她最忙的時候，要到夜午，客人才稀少些。這時她吃完小米粥，便睡在住客的懷中。客人興奮，她不致露一點疲乏的樣兒？被揉的淚珠，時常透溼了草枕頭，倘若沒有住客時；老板將她過夜的。

一恍兒兩年了；肉體種了幾可人的種子，那個不是淺片刻的性慾而來？有誰出得起百元以上的身價來贖她？最後的一個希望，也打得粉碎了！以先；她赤裸在許多陌生男人面前，直使她羞得抬不起頭來。後來；漸漸已經麻木，只知道客人來了；就去供他洩慾，別的事；一點也不敢想，在漆黑中過着日子，來時的衣服破了，沒有新的，尙刻的老板，夏天只發給一條破褲作惟一的屏障，冬天才得到老板的舊小掛，舊貨攤上的破棉襖，也不問合體不合體？是男服還是女服？湊來對付着穿上僅可掩避些北方的寒氣。頭髮長了，沒人給剪，就辮成個小短辮兒，垂在背後，十足的村姑模樣。又像逃難的女人。都市的風度，完全消磨盡了，可是；仍然要在臉上塗濃厚的脂粉，胭脂，去引誘那些苦力，車夫，掏糞人。

那還是兩年前的夏天，那時候，她上生意不久，正是鞭子底下戰慄着。每日咽着苦計，裝着笑臉，引誘門前的過客，在每個客人的面前，都肯說她不幸的遭際和眞姓名。一個夜裏：在客人起身後，她正攏着惟一的破褲，兩隻有彈力聳起的乳峯，不自覺的隨着顫動。窰鬻重新整起他的調子：

「進來玩吧！新到的小娘兒，又便宜！又新鮮!!」

立時在門前檔了許多人，鑒賞這半裸的影像，她不好意思；低下頭去。

「的確是新人：還緊着咧！要玩樂得玩個新鮮！」窰鬻招攬着：

「不見得：」一個聲音：

「不信你看！奶還沒玩軟呢：」他過來握住她的乳，酸，疼，擰透進了她的心，她是被零剩着拍賣了，她更抬起頭

「喂！抬起頭來看看，幹這個還有怕羞的麼？」

「怕什麼羞，挨×又該怎樣？」

大家嚷着。她仰臉，似哭一般媚笑堆了上來，她面前幌動着許多人頭，漸漸模糊了，淚兒塞了她的眼窩。

一個赤膊的漢子，露着他褐色結實的臂膀，胸膛上長滿了黑毛，精的腿。趿着蒲鞋，只有一條破褲在他的腰際。手裏握着兩毛錢，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窰鬻立起來。

「玩玩嗎？是個南方的女學生，才幹了不幾天………」

「哦！女學生？她嗎？」驚奇的聲音，夾雜着從人堆裏發出。

「我操這女生！」那個人喊了一聲：跛到她的屋裏，立時腿下他的褲子。

她須招待這客人了，依着素日的訓練，向他的腰中把握着，窰鬻進來：

「您有包涵嗎？喝茶嗎？」

「不，」

「那麼您開錢吧！兩毛。」

他伸手遞給他，她準備着供給他蹂躪，自動又剝得赤裸，圓翹有彈力的肉體，扭糖兒似的偎在他懷裏，白嫩的皮膚；染上許多黑手印兒。

『你叫什麼？』

『豔……』

『那兒人吶？小豆腐皮兒！』

『無…錫…我生長在上海。』

『方才聽說你還上過洋學堂？那你爲什麼賣×？這年頭女學生愛挨×，是不是？』

她低頭不言語，如一塊死去木頭，忍受着他的嘲弄。

「小娘們？來個魚兒吧！」他的舌頭伸進她的小脣，一股腥臭味兒，冲進她的鼻息，她的胃口，但她厭慣，忍耐着，吹咀着，她要嘔，但她不敢。

照例的；他躍上她受刑的小草牀，准備着容納，適才的罪惡，一滴滴滲出來，

『喂？小娘們…你以我也這樣玩你嗎？那才想美咧！』男人浮出獸樣的猶笑…

『起來!!』他叱…

她委曲的坐起身子。

『聽說你們女學生，會唱洋歌，也會跳舞，那麼唱一個吧！』

『我…我…不會，』她聲音很小，在喉嚨裏眞哽咽着…

「你坐到我身上來」

果然她坐上他褐色長黑毛的大腿，他在她裸體上撫摸着，帶毛的黑手，從尻骨伸過去，使勁兒一拒，猛的她跳了起來，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戰，半響，她才回過頭來，

『你還是作什麼』

『玩你啊！我就是要這樣子玩你』!!

『這樣子不行，那是沒有人道的事』

「我已經付過錢了！不行；把錢退給我！倘若你願意，我這兒還有一角錢在這地方，私自存錢，不是不很容易嗎？……」他說着：從蒲鞋裏取出角票，在毛手裏玩弄着，等待她的回答：

她遲疑；她知道逃不出他的蹂躪。倘若他生氣走了？她連想到鞭子落到皮膚上的疼痛，何況；昨天又印上了幾條紫蛇！拚上吧！做了下層妓女連猪狗都不如，還配說人道；人格！不如跟蜻蜓一般的咬掉自巳的尾巴，來喂自己的肚子！

『好吧！不過…我沒作過…你要輕些！那一角錢，可要給我啊！』他說着…小臉兒漲得飛紅。

他兩手從她腋下伸過去，攀住她的嫩滑的小肩膀，她慘嘶！覺得整個身子每一根骨頭節都要裂開，兩隻手向空中亂抓。那個褐色的裸體已佔得了勝利。

『上學的女學生…唱唱一個歌吧！』

『不……不會唱』

『唱!!不唱不行。』他順手撾她在臂膀上，一個青色的手印浮上了。

她咽着淚，咬着牙，拚出吃力的斷續聲，最後她淒咽啜泣了。

『從前你上學的時候，也想到幹這個嗎？』

她搖搖頭，汗珠一滴滴淌下來，同新流的血混成一片

『我要疼死了！快住了吧！』她掙扎

『別鬧！我快了。』又是猛烈的一撾，雪白的屁股；又印上五個紅腫的手印兒。

日子一天天的過，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她已不再是新人，肉體從鮮嫩變了灰敗，柔輭成了鬆弛。嫖客也一天天隨着季節減少，本來；化同樣的代價，誰不去找新鮮的口食？每天她僅僅有五六個客人，皮鞭子越發同她接近了，她又受到新的懲戒，是燒紅的火鉗。只有；只有剩下那獸樣的男人，還是脖的熟客。每隔些日子，總來一趟，儘情兒侮弄她，蹂躪她，作些稀奇的肉樂。她只有咽着淚兒忍受，她想？幸而還抓住了這一個如瘋的客人，責打也可略少些。

下雪的天氣，小屋裏的節氣像冰一樣的冷。她手足都起了凍瘡，蘊蓄着的菌苗，也於此時發出來，客人們看見紅紫色的腫潰，都搖搖頭走了。她兩乳被烙起泡，也拉不着幾個人，她亦裸着，小心地伏侍不怕傳染的客人，週身凍得起慄，顫戰着呈受瘡口上錐刺般的磨擦。這樣…在一天之間，她曾暈過去兩次，天知道，她快脫離這魔鬼的淫窟了，老板；生意眼睛好，死掉一個妓女終歸是蝕本的，爲她用沸水將已腐的肉芽冲掉，並且安置了個煤球小火爐。

火鉗和鞭子，簡直離不開她了，當她受不住這酷刑時，自然；她將新的替代恭賜的貢獻了老板，並且獻給了每一個客人，免得爲膿潰搖頭。她調養着瘡口，等待腫消點兒，再轉過來，不過同同忍受着比瘡口還疚的裂縫。

身體上的氣官，那部分多運動都會發達的。那瘋獸式的野男人，已經明瞭了她。夜深，他立在她的門前，在鬍渣子的臉上浮着獰笑。

『哦，你來了！她趕忙的招呼…她覺得這個機會不可失掉牠，』因爲她將抓不住他了，竊影對她說…『他近來常到玉花那邊去——那個山西女人。』

她極力的裝着歡喜，呈着媚笑，將衣裳剝光，全身浮粟皮疙瘩。

『怎麼？你鬆弛得沒意思了？』他說

『都是你弄的。』

『哼！我要咬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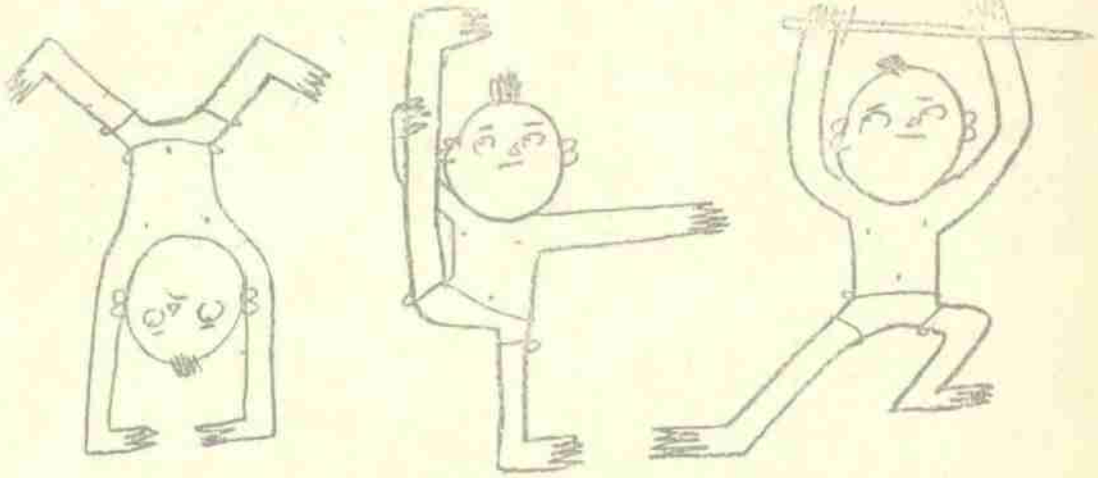
『別』她哀求着…恐懼的轉過頭，那個生滿鬍渣子的大嘴，已經張開，臭氣接着噴出來，彷彿要將她吞下去，接着巨大的黃牙，緊緊咬住滑嫩潔白的小肩頭，她掙扎，一處處被咬得生疼？身子也拚命的亂動？那溼的不是唾沫，是血！鮮紅的血，從白肉裏流出來？

她緩動支撑疲乏了的四肢，掩住了出賣已灰敗的肉體，等待着第二個客人，她不敢回憶過去的甜夢，只靠着命運的支配，等待末一天的降臨，她無怎樣麻木，忘不了悲傷，止不住流淚，但她還能怎樣？

兩屋椽中的天帶，變了灰色。大約要下雪，客人又要少了吧？她心理盤算着…今天晚上有沒有飯吃？說不定皮膚又要挨烙了！

出路

黃堯作



(一)從小就喜歡翻虎跳，豎蜻蜓，扳腿，耍單刀……

(二)有天才，當然要造就他。

(三)造就了！畢業出來——

(四)嗟嘩嗟嘩……『有錢的幫錢，沒有錢的幫幫場子，』這樣的出路？

病教師

錢伯明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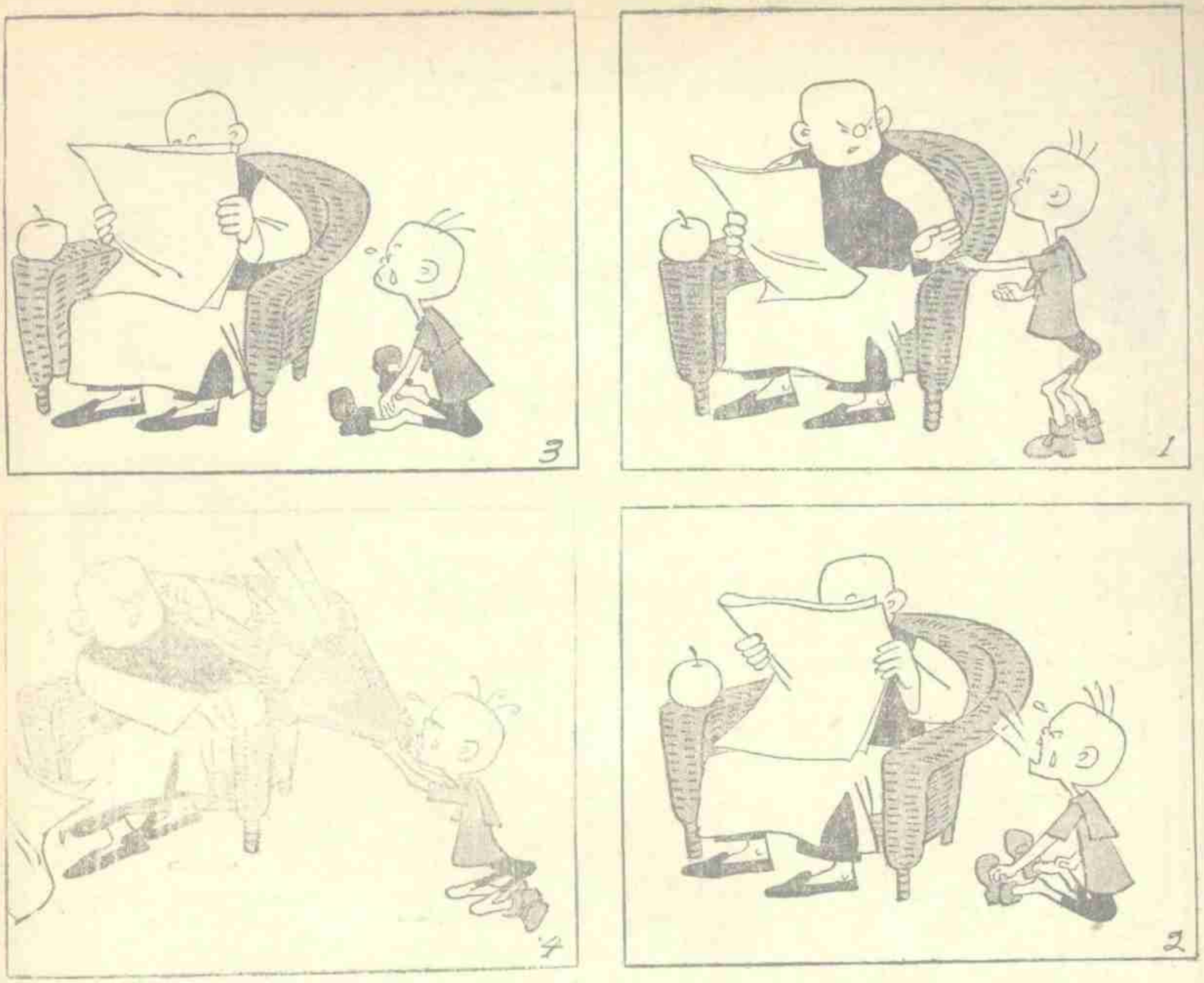
某學校的小學生們因敎師非常嚴厲地要他們死命用功。都對他厭惡得很，因之他們互相討論些最好的方法，把敎師去掉一個時期。他們說：『他爲什麼不害倒，因此不得不離開學校，而我們也從禁錮和勞作中得釋放呢？唉！他站着堅固得像是塊盤石呢，』他們之中有一個比其餘聰明些的小孩子便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計策：『我走到敎師面前，問他爲什麼臉上這麼蒼白，說，『也許就會好的！可是你的臉不是它常時的顏色呀！是爲了天氣的關係，還是爲了發熱的關係呢？』這將會在他心中發生些驚惶。於是你，兄弟，』他轉向另一個孩子繼續說，『你必須以同樣的話來幫助我。當你進敎室時，你必須向敎師說，「先生，我希望你身體好。這有增加他不安之力；雖則這不安增加得輕微的程度；你知道，即使是細微的疑慮，也常足使一個人發瘋呢。然後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必須一個跟一個地以同樣的話表示慰問，直至最末個止，當三十個孩子結果良好地在言語上有像是出自自然的表情，敎師的驚惶便將固定了。』

孩子們都誇讚他的聰敏，互相希望成功；並且各自以鄭重的規約來約束自己，不要在他們所期望的實行的時候逃避。然後第一個孩子吩咐他們立誓保守祕密，恐防有些報告祕密者要把這事洩露出去。

下一天的早晨，孩子們高興地到校裏去，已決心採用上述的計劃了。他們都站在校舍外面，等候那個在須要時幫助他們的朋友——自從他想出這個計策，頭顱是腿的統治者。第一個孩子到了，走進敎室，向敎師以『先生，我希望你身體好，可是你臉孔的顏色很蒼白呢。』問候。

三毛

張樂平作



『鬍說！』教師說；『我並沒有什麼不舒服，去坐在位子上，』可是他內心却有點覺不安了。別一個孩子進來，以同樣的話向教師問候，他的疑懼因此又增加了些。以此類推，一個跟一個地向他問候，直至他最惡劣的疑懼似乎已堅牢，他非常焦急於注意自己的康健底狀態。

他對自己妻子發怒了。『她倒喜歡我衰弱，』他想。『我的身體到了這種惡劣的地步。她甚至連問我什麼事都不問，也不叫我自己的臉色加以注意；說不定她願意我死呢。

他充滿了這種思念到家裏去，孩子們都跟着他，推開了大門，他的妻子叫道，『我希望你的身體沒有什麼變故！爲什麼你回來得這麼快？』

『你瞎了眼嗎？』他答道。『瞧我的臉色和狀態！就是陌生人也爲我的身體而表示同情的驚惶呀』。

『呀，我看沒有什麼不對呀，』妻子說。『你定是爲些沒意思的妄想所勞苦了。』

『女人』他急燥地答辯道。『你最最頑固？你瞧不見我臉孔的顏色和身體的顫抖嗎？去把牀鋪上，我好去睡，因爲我的頭昏眩了。』

牀鋪整齊了，教師便躺在上面，發出嘆息和呻吟。他命令孩子們坐在那裏讀書，他們都很惱怒地讀着。都對自己說，『我們費了這許多手脚以求得自由，却仍舊是在監禁中。其礎沒有放得好，我們是蹩脚建築師。現時必須採用些別的計策，才能脫離這苦惱。』

教唆第一個計策的聰明孩子告訴其餘的孩子讀書讀得非常響；當孩子們這麼做了，他以一個被教師偶然聽得的聲調說，『孩子們，你們的聲音吵擾了我們的老師了；響的聲音只會加增他的頭痛。因爲他得了我們一些微少的錢底緣故，便應當受這痛苦是正當的嗎？』

教師說，『他說得對。孩子們，你們可去了，我的頭痛已加劇了。去你的吧？』孩子們都急切得像鳥看見了穀類的地方飛去般地趕快逃回家去了。

孩子們的母親瞧見他們回去，便發怒了，這樣的詰問他們，『這是你學習書寫時候，你却從事玩頑；這是你求智識的時候，你却逃離了你的書籍和教師。』

孩子們連忙陳說這並非他們之過，他們沒有可責備的，爲了命運的仲裁，他們的教師病得很利害。

母親不相信，說，『這些都是騙人和虛僞。你會毫不遲疑地說一百次謊，以求得些少牛酪糜。明天早晨，我們要到教師家裏去，調查你們的話是否眞實。』

所以在下一天的早晨，孩子們的母親去訪問教師，他們看見他睡在床上，像一個病得極利害的人。他出汗出得很多，緣於他給自己蓋上了一條毯子；他的頭上包紮着，臉上蓋着一塊手帕；他以微弱的聲音在呻吟着。

主婦們都慰問了一下，希望他的頭痛減輕，還被教師的靈魂咒罵她們的不當心，直等他已病得這樣，十分遲了才留意。

『我，』教師說，『也沒留意於自己的病痛。還是從那些小鬼頭那裏知道的呢。』

一笑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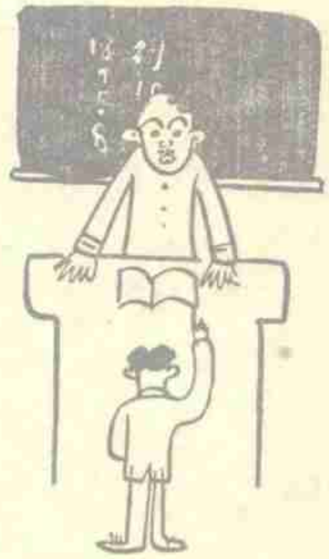
許超然作

經理：你介紹來的那個店員，他是常常打瞌睡的，你看怎樣辦？

股東：把他調到睡衣部去，叫他穿起睡衣來，在他的胸前掛着一張廣告牌，這樣寫着：「穿着這樣的睡衣，担保你容易入睡」。

顧客：你們這裏的牛排像皮革一樣的韌，而你們的刀却是這樣的鈍，叫我怎樣能够把牛排切得開呢？

侍者：既然你說我們的牛排像皮革一樣，那麼你把刀在牠的上面磨幾磨，就什麼都可以切了。



教師：如果你家裏欠肉店十八元，欠煤店七元，欠水果店五元，欠鞋店八元，欠綢緞店廿四元，欠玩具店十元，你算一算，一共要多少錢才能還清債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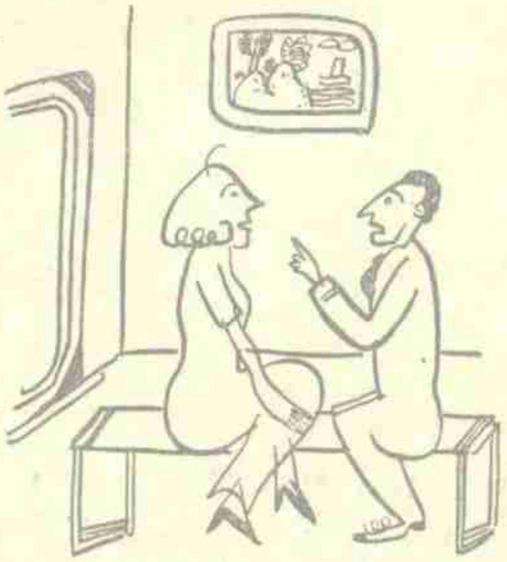
學生：不必算了，我們只有搬家就是了。

甲：「你喜歡喝酒，在什麼時候，酒量最好？」

乙．「在愉快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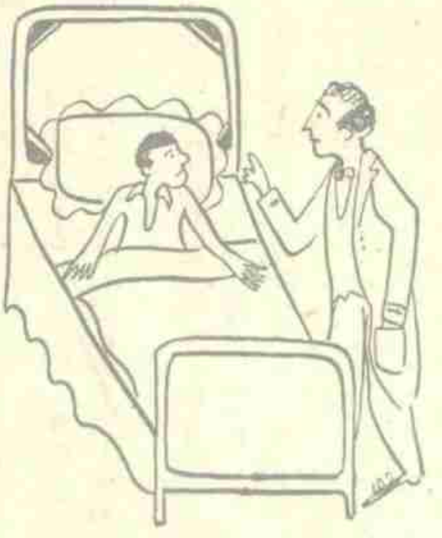
甲：「什麼時候是使你最愉快呢？」

乙：「在喝酒的時候！」



男：我要給你什麼東西，你才給我一吻呢？

女：只有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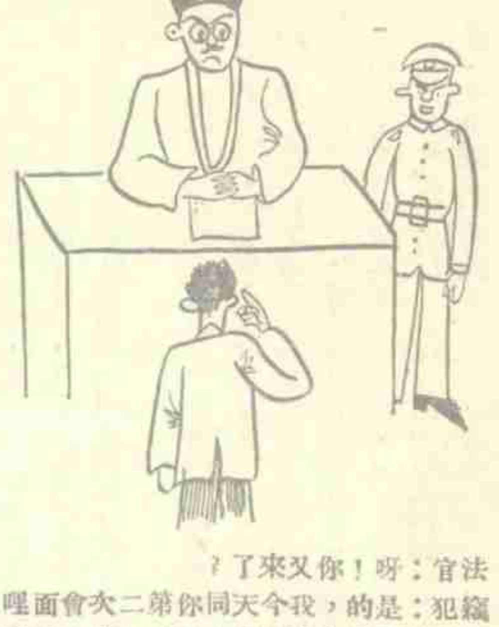


醫生：好孩子！你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

病兒：我覺得學校裏最不舒服。

他：你這件旗袍紥得緊緊的，裹在身上，多麼難過呀！

她：可不是，但是我不能不迎合潮流啊！



法官：呀！你又來了？

竊犯：是的，我今天同你第二次會面哩。

法官：還是你的錯誤！沒有話說，到監獄裏去吧！

竊犯：我想，這實在是你的錯誤，因爲上次你釋放我的時候，曾說不許我再到監獄裏來的話。